

新文學叢書之一

風雨集





新文學叢書之一

# 風雨之夜

陳白塵作

1933

上海  
大東書局  
出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五版

風雨之夜 (全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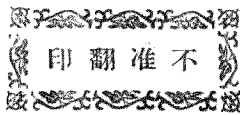
△實價大洋 1.50

(外地酌加郵資運費)

作者 陳白塵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暨各省  
大東書局

## 梨雲的代序

——給白塵的信——

白塵·

.....

七箇短篇都看完了，心裏確實有些什麼想說，可是你要我序，這卻難哪：我不是不情願給你序，序出來別人的笑話真討厭，我就在這裏向你說了吧，我的序就向你自己序了吧，可好？

我記得你會告訴過我那些你研究小說的歷史，當然，在你那箇沉悶的故鄉裏想研究小說，那像在黑暗裏追求光明，其成功是那麼不可捉摸！幸而你還沒有摸向地獄裏去，這是你的大幸！你那篇在孫傳芳和張作霖開玩笑之下使

你屈伏在槍林彈雨中而寫成的中篇小說，雖是幼稚一點，我可很受感動得不少！由此我早就想過，你將來的成功是可能的！現在我可更肯定的說，「你的成功是可能的！」在我看過你這七篇短篇之後。

他們看過你的幾部長篇之後，都驚歎你的本領並不在短篇而卻在長篇哩！所以有人對我說：「白塵的小說，到現在才知道是擅於長篇！」固然，當我們那時潦倒在杭州，生活到不能生活下去，環境是箇非人的環境，一切的非笑，一切的侮辱，一切的責難都緊緊壓在肩頭的時候，在這壓榨之下所產生的那篇漩渦以及歸來，一箇狂浪的女子三部長作，是你心底哀鳴，引出我們那些無可奈何的悲痛底眼淚，你已局部的成功了！可是在你這七箇短篇小說之中，那三篇新作真的自殺，報仇，孤寂的樓上又給了我一種新的感覺，新的悲哀！那真的自殺者底死，是多麼慘痛而淒涼啊！那孤寂的樓上的人們又是多麼哀怨悲惻！一種陰森的天地彷彿生在我的腦裏似的不去，一陣無譜的

音樂終日在我耳畔斷續，斷續的奏着，使我的眼淚，一點一點地滴着！覺得「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窮期」了！讀到報仇，啊，我知道這是你對××的同情，你在萬重壓迫之下，噴出反抗的呼聲！衝出緊榨着的鐵臂！是向那壓迫的勢力宣戰了！就是其餘的四篇，雖是你以前舊作，經你這回改做一過，也都充滿了新的生命！尤其是默與一夜，更合我的胃口。默，那一篇，大概改了四次吧，每次我都覺是進步的，那末我望你的創作，時時的改做吧！這是你不斷的進步啊！你說改作的東西都有破裂的影響，這你過客氣了；否則，是我的眼睛過笨了！因我看不出呀！總之，你這七篇小說給我一種在瀟瀟等所沒感到的情緒，這陣情緒感覺到我身上的時候，我就想說：「白塵的成功是決定可能的！」而進一步向他們只讚歎你長篇的人說：「你們與其說白塵是擅於長篇創作，不如說他什麼都不擅長！」雖然他們笑話我，我可不管。白塵，你說我講的可對？至於集名不必一定取我倆的名字「白雲

「，索性就叫風雨之夜吧！你的朋友滄虹也不是要你題名風雨之夜嗎？  
罪惡之花和歧路印好了沒有？在夜裏寫成了多少？

.....

你的梨雲，一九二九·三·卅。

## 自記

本來我要題這幾篇小說做白雲集的，因為梨雲對我創作上材料的供給固不少，而精神上的補助更是無窮！要沒有她，我在這前後不到一年中間絕對寫不了三十幾萬字！所以我倆的名字併成「白雲」，一來紀念梨雲對我的影響，二來紀念我倆五月裏的婚禮。但此集之作，初意並非爲此，且多舊作收集而成，以此紀念，覺得有些不符似的。同時，眞眞爲了我們婚禮而寫的在夜裏也快要完成了，就用那篇去做紀念吧！難得梨雲也同意。

這箇集子，在短篇，是我第一箇集子哩！多少覺得有些可紀念的地方，所以要梨雲做篇序，她可只給我一封信，就代序吧。我自己哩，序不來，就算了。只在最後感謝滄虹送這集子一箇佳名——風雨之夜！



---

記

自

---

白塵，一九二九·四·一在南京

# 風 雨 之 夜

## 目 次

梨雲的代序·····	一
自記·····	一
默·····	一
報仇·····	二〇
援救·····	三八
一夜·····	五五
真的自殺·····	七二
風雨之夜·····	八九
孤寂的樓上·····	一〇七

# 風雨之夜

默

三年前，也是在寒假中歸來。那時他對這離別了兩載的故鄉，不禁起了無限的依戀。對於兄嫂弟妹，更覺親熱了許多，被那死板而枯燥底科學所摧殘將萎的心靈，也忽然滋潤了起來。恍惚是從嚴酷的冰國裏頓降落到溫和的天國。被寧靜而甜美的空氣所包圍，直說不出這感覺的味道。尤其是他回家的那第一天，他母親看他理好了行李，便說：

——洗洗臉，你到客堂裏來。

他很奇怪這神祕的命令，揣測了半天他明白了，他想起九月裏不曾回來。

不過同時有些怕難爲情似的，洗過臉還遲疑地在整理着零碎的文具。母親雖叫了幾次，他也答了幾箇來了，而他的手還離不開那些文具書籍，像有許多吸力似的；而那幾件東西再也理不好。

——季森！季森！

他受不了這不斷地鞭策地叫聲，微低着頭慢慢走出臥室向客堂裏去，可是遠遠地看見一箇未曾見過的少婦，站在母親身邊講話，他想：這一定是了！

——季森來，這是你二嫂；——這是你三弟，你們見見。

——呵，二嫂。他的嘴不自然地，微顫而低弱的叫了一聲。

——三弟。

她倒了一杯茶給季森，他一抬頭，頓覺茫然不知所措。就在這茫然的一剎那裏，她那淺淺地笑痕，微微地紅暈，深黑而速轉地眼波，同時自然地，不疾不徐地，而又微覺羞澀地在他眼前一現；在手上，恍惚觸到肉的電波地迸

裂，恍惚碰到剛在振顫的琴弦，是溫？是熱，冷？也都被那一剎的茫然所蒙混了。他怔住，他不知是在幾時手裏有了一隻茶杯。那茫然的一剎那間飛過了，接隨而來的時間裏充塞着一種芬芳，甜美，柔和，滋潤，細膩的空氣，他在其中遊泳着，遊泳着；而忽然間又從黑暗的牆角裏飛來一陣痛苦的聯想，使他一剎時又覺鬱地，沉默地，在流他靈魂的淚珠。他本以為可以有些勇氣來說的而又變成了輕微，細弱，而又略顫的調子：

——謝……謝。

她轉臉做事去了。

他這次回家，因為二哥已不和他同榻，房屋少了，就住在東廂房裏。東廂一共是三間，中間做了書室，南間便給他住，北間就是他二哥和二嫂的寢室。他二哥是終日不歸家的，歸家時必須到夜靜更深，大家已到夢中的時候，二嫂因此也必得到夜深才睡。而他本不慣早睡，又喜在夜靜時寫他的文章，

睡時最早在十二點鐘，東廂裏因此成了最後有光明的地方。每晚疲倦之餘，有二嫂和他閑談，那久萎的心靈，便逐漸活躍了。覺聽她的聲音像在嘴裏注進醇酒，在耳裏輸進音樂，在腦裏接受了催眠似的，一種欣喜之情不由地從心底奔出。

那晚，將近新年了吧。祇記得是箇風雨瀟瀟之夜，尖銳的冷風在窗外咽鳴，細絲的寒雨在窗外悽惻，有時還有一些雪花夾在雨裏飄下。四面的窗戶都關上了，他在草一篇科學的論文。夜深了，什麼都靜寂着，如死的靜寂着。他竟忘了自己的存在，忘了世界的存在，有時聽到自己鋼筆尖在紙上摩擦的聲音，才感到自己還有知覺，才聽到窗外淒厲的風雨。他這時將全思想浸沉在這靜寂的空氣，忽然地：

——三弟！有人在叫：

他猝然被夢神播弄似的驚醒了，將恍惚的迷惘鎮定了，才覺得，那是二嫂

；才也想起那箇聲音，那是一箇和諧而美妙地，音樂般的聲音。才想起了心  
房便振顫着，而手裏的筆不覺地被擱下了：

——二姊！——二嫂，什麼？

呀！這是什麼一種作用啊！他臉紅了！「二姊，」這是他妹妹對二嫂的稱  
呼，怎麼被這嘴不會思索地說出呢？姊，與嫂雖都是對女性長者的稱呼，但  
中間相隔着多少神祕的分子啊！相差着多少不同的意義啊！他的頭低向紙上  
無意識的在看。

——三弟，有火柴嗎？她的聲依舊那樣和美，並沒有一些改變。

——火柴？哦！……我沒有……

——這怎麼辦呢？我的燈被風吹熄了！……她焦急地像要哭了。

——那末，二嫂，你到這裏來做吧！——哦，外面那樣大的風，那樣大的  
雨，你還不去睡？傷了風，又要那麼咳嗽了！二哥……還沒回來嗎？

他忽然覺得不該勾起她的感傷，而她果然頹喪地捧着手裏的衣料徐徐走到他的寫字臺邊，半晌，才歎了一口紆徐緩長的氣。

——誰曉得什麼時候呢？

大家都靜默了，全室裏寂寂地只聽見窗外的風雨。他想到二哥在外邊花天酒地的行爲，不禁暗暗爲她悲傷；但再也想不出什麼安慰的語句，只在心裏感歎着，覺中國一些美麗的女性都給不幸的命運摺死了！

——三弟，你的身體也不好的很啊！爲什麼不睡呢？

——這是一篇要緊的文章所以要做哩？像你做的衣裳也不是現在要穿的，倒爲什麼呢？苦了身體不是要害病嗎？二哥回來我去開門好了，或者去叫吳媽，你去睡吧！

在她眼裏翻動着一些透明的東西，將一件未成的衣裳角無意地抹着，頭緊低着，身體彷彿有些顫動。她忽的擡起頭。像仰望什麼似的，眼釘在天花板



上。

——要是害病到也好，一天到晚昏昏糊糊地睡在床上，也不煩惱那些無謂的煩惱。——可是現在不做這些又做什麼？空坐嗎？我那能睡呢？三弟，你不曉得啊！……

他同她一樣，早沒有繼續工作下去的勇氣了。被一種悲哀所捉住。也吁歎着：

——女子就沒有她應做的事麼？

——做什麼呢？

——男子做什麼，女子也可做什麼，首先女子也應讀書。……

——讀書？小時候也讀了兩年書，後來媽媽便不要我去了！倘使我再讀書，或者可以不做這些討厭的東西吧？

——可不是？——哦，二嫂，你還想讀書麼？

——讀書？但……三弟，除得你來做我教書先生！她失望地笑。

但她忽然也興奮起來似的，那明星般的雙眸，緊緊地凝視着他。他抬起頭來回答她，不圖他的眼忽然昏眩了。他覺是火花在眼裏繚亂，是星星在眼前閃耀。這時窗外又來一陣風雨聲，將他的頭吹得低下了，又看在自己的文章上，才又慢慢地說：

——二嫂，倘使你願意，你每天讀讀書好不好？

——真的？！

她頓從一箇少婦的態度裡跳回到少女時代，一種滿足的希望之愉快，充塞於她的眼裏，嘴角，兩頰。她雖不曾欣喜到跳躍，但她的靈魂像在飛揚了！她的未成底衣裳被推在一旁，只拿眼請緊緊地注視着他，在嘴角上漾起了自然的笑渦。他卻低了頭不敢抬起，兩人都聽到別一箇緊張的呼吸。

——真的？你肯做我教書先生呀？

——不，是教書弟弟哩！

——弟弟？不見得！你今年二十歲，八月生的；我和你同年，十月生的，你還是……

——弟弟也好，什麼也好，但教書你酬勞我什麼呢？

——有，這兒有花生，是我買給清婆的，她睡了；酬勞你好不好？

——算了，雖菲薄一些，下次再酬好的罷！

——噫，書還沒教，只顧講酬勞，不害臊！

她從皮襖口袋裏掏出花生，屋裏一時充滿了「畢剝」的聲音和着窗外滴瀝的風雨，大家靜悄悄地不再作聲。她也在剝花生，剝了許多米子在一旁；他爲的花生不多，祇一粒一粒地慢慢地遲延地吃，他跳躍的心還沒平靜下去呀！可是一擡頭他又看見了：看見她那淺紅的雙頰映在閃爍的明眸之下，雪白纖嫩的手腕在藍如穹蒼的藍襖上。忽地那手捧了花生米遞向他來：

——先生，請吃！她也笑了：

她更走攏些，手伸到他面前。他便從她手裏一粒粒拿取，僅一粒粒地拿取，每取了一粒，像從聖樹上摘下一粒聖果。他怕一下拿完了，這寶貴的時光便飛逝了！可是花生是有限的，終要被吃完的，時光卻是永長的！終歸使他像失去了些什麼似的僅咽着涎唾。眼看着在玩弄他的筆墨的二嫂。忽覺自己變做保姆手裏的嬰兒，急於求那保姆來擁抱，或向那保姆懷裏緊緊偎倚。心裏一陣說不出的渴慕，說不出的悵惘，說不出的有一種追尋！

——二姊，花生還有麼？他似乎在學一箇孩子的聲調。

——沒有了，明天教書再給你！

——沒有？我不信！在衣袋裏！

——真沒有哪！你不信，自己去掏！

——真的？！

他的心緊張得像最高音的琴弦，別別地儘跳。屋裏空氣也窒息起來。戰慄的手，幾次想伸出，卻又縮回了。但終於被一股力所牽動，伸出去了，戰兢兢地向她衣袋伸去，同小偷兒竊物般不敢莽撞。最後，伸進去了，伸進皮襖裏了，皮襖衣袋裏沒有花生；又探到棉襖裏了，也沒有；……又……又……

——襯衫裏沒有呀！……裏面沒有衣服呀！她叫着，但聲音並不高，身體在扭動閃讓。

他的手指尖端正碰到一陣極烈的熱度，他昏眩了。忽然地油燈一閃，全屋裏一剎間黑暗了，窗外的風雨正在緊緊地吹落。他急忙縮回了手，心幾乎跳出心臟來。深深地紅暈飛上兩人的雙頰，都緊緊地低下了頭，各人去各人再也不能做的事。只呆呆地向紙上，布上望着，不作一點聲息。他們就這樣沉默，沉默，一直沉默到聽見遠遠地有了敲門聲。

★

★

★

★

★

★

此後一箇多月，他做了義務教師，但他教書時心頭總很緊張地跳動。寒假還沒完了，他便匆匆整裝到S埠去了。在臨走的一天，季森向家人一一告別，走到二嫂面前，祇見她在默默地低着頭。

——二嫂，我去了！

——哦，暑假回家來住吧！她的聲音細微極了。

大家出來送他，她也低頭隨在人後，可是沒有一句話。到了暑假，他說進了暑期學校，不能回來。

從此，他每逢到風雨的深夜，不覺就神情緊張起來。但鎮靜一下，就覺自己已是光明，正大地，非常坦白！不過鎮靜的時間一過，多少總有些兒悵惘！那些光明，正大，坦白，都在他悵惘的時候藏起了。

寒假又迅速地到了，因為陰歷新年的關係，他不能不回來了。到了家，爲使大家在驚異裏知道到家，他輕輕推開門，將行李搬進，便輕輕向後面走。

大門裏沒有人影，只靜悄悄地現出安寧的狀態；穿過客堂，便看見東廂，卻巧他二嫂正要走進東廂向臥室裏去。

——二嫂！

——哦！回來了！她臉上剛露出一些欣喜顏色，但即刻又消滅了；聲音也由歡躍降為感傷地，低聲地。使勁地，勉強地，苦惱地低頭轉身去了。

這不知爲什麼，回來不到十天，新年也剛過五十幾小時，他又匆匆回學校去了。別人雖留他，他堅決地拿學校裏有要事搪塞了。他在打行李，忽地二嫂走進東廂，呆了半天才低低地說：

——三弟弟……

——哦！什麼，二嫂？

——怎麼又去了呢？不能多住幾時嗎？

悠徐的音調塞住他的耳，凝注的目光釘住他的眼，他默然了，頭低垂了，

他答不出什麼話。半晌才也悠徐地說：

——二嫂，你好好地養病吧！不要爲二哥而生惱，要顧惜你自己的身體啊  
身體不好，……

——病，……那是永不會好的！……你，……你就走了？

……

她轉身走了，回到她臥室去。他看她兩手遮着面去了，怔了半晌。但結果他還是被那光明，坦白的東西驅走了。行李已上了車，他又一一告別了，走到二嫂門口，他立住了。

——二嫂，我去了。

——哦，她睡在床上背着臉低低答應着。

他呆立了一會，去了；她也沒出來送。可是他既離了家，滿心也不斷地惆悵了，一路上不會安靜地在煩燥着。夜深時望着那船頭的水，天空的星，在



虔誠的私禱着：

——但願你不是爲了這些吧！……

★

★

★

★

★

★

去年十月裏，他突然回來了。這時暑假已過，寒假還沒到。

本來他早聽了一些關於他家庭的消息，但他不願回去；並且他因黨籍的關係，在這軍事緊張的時候，他也不敢回去。無如這消息一天天壞了，心裏也委實難過。到了九月底，消息更壞，他受不住良心的責備；雖然，他不願這惡消息事件的起因是爲了他；但不願終是他的不願，事實誰又知道呢？他自己也都茫然。

——我但願不如那惡消息所傳吧！我但願你不是爲了這些吧！

他在歸途上不住的祈禱着，一直到了家。他遠遠地看見大門了，兩眼使緊緊地釘在門上，看發現了什麼變動？所幸門庭依舊，他才平靜了心，跳下了

車。進了大門，卻不見一箇人影；穿過客堂，便看見東廂，東廂也靜悄悄地沒有聲息。他正發怔，他母親從裏面出來了，面色很憔悴地。

——母親！

——呀！季森！你怎麼回來了？來，快後來！不要站在那裏！

他隨着母親向客堂屋裏走，心裏不由地恐慌。看他母親的驚惶，看那蕭條淒涼的景況，已經要使他哭了。

——你怎麼回來了？戰事這樣吃緊！

——學校鬧風潮停課了！所以回來看看。你老怎這麼不安？

——唉，家運不好，還說什麼？你二嫂已經不行哪！

他親切的聽見了，這是很清楚很沉重從他母親嘴裏講出，落到他的耳裏。他即時全心房翻騰了，他鎮靜着，扶了牆壁。

——唉，你怎麼正在這時回來？這正是你不宜在家的時候！你，你可到姑

母家去吧！你妹妹，弟弟……都在那里……

——不，不，醫生說到第三期沒有？

——早已了！

——那我暫時住在家裏吧！我還要看看她的病哩！

——怎麼？！真是孩子！什麼也不懂！這是你可以看的？避還避不及哩！況且就不爲這些，你能住在家裏嗎？

——我既碰巧回來，正好看她啊！我有法避免傳染的，……

——胡說！你自己的身體不爲我保守呀？叔嫂有什麼要緊！難得你二哥已在昨晚回來了！

他的父親，姊母也都走來了，一重歡喜，一重恐懼皆集在他們的眉頭。他們像早爲他公同議決好了預備這樣似的，他姑母不曾說兩句話，便向他低聲地說：

——快去吧，到我家裏去！

——是啊！我正同他說過，他就去了。

他母親向他使箇眼色，他忍不住背了臉，讓那眼淚奔流了。他委實想不出什麼好方法來，可以挨延一時半刻，雖然他的腿站得很牢。他姑母不住地催他，他覺心兒寸寸斷了。他父親母親在作送客的樣子向外走，他只得拖了脚也向外走。走到大門口，心裏委實有些作怪，一陣陣酸楚的感覺逼上心頭，使他不願走開。

——就走吧，不要礙我們的事了！

——母親！快！快！快來！不好了！

他二哥的聲音從裏面匆促地叫出來，他母親，父親忙轉身跑了，他也想乘機跑進去，將轉身，「砰」！大門突然閉了。裏面的聲音說：

——快到我家用去！

他倚在門上，悵望天空，天空裏靜悄悄地什麼也沒有。

——但願你不是爲了這些吧！

他還在私禱着，眼儘望在天空，天空裏仍是靜悄悄什麼也沒有，忽然間從屋裏透出一片哭聲。

★

★

★

★

★

★

昨天晚上，他又從S埠學校回來了。

今天早上起來，風雨又來邀他重游那回憶之域，因他又住到那東廂裏了。

頓勾起無形的恐懼。到了午飯之前，他母親又向他說了，好像不會記得這是曾經說過一次同樣的話：

——來，來，到客堂裏來！

他明白了，他聽到淒厲的風雨，不覺更加惘然。

——這是你二嫂，——這是你三弟，你們見見。

——哦，二嫂。

——三弟。

一切是和三年前一樣地呀！可是他儘低了頭坐在一邊，默默地，默默地，默默地一句話都沒有。一直到茶杯觸到他的手。

風雨又在窗外嗚咽了，天也漸漸黑暗下來。

一八，一，二十，改一七，一，某日舊稿於南國舊址。

## 報仇

夜色將地面上一切緊緊壓制着，在這由幾顆星光耀出波影的R河上，僅有一隻小輪船拖了兩木船的乘客，「枯，枯，……」地爲着大地在作輕微的呼吸，此外靜悄悄地一點兒聲息也沒有。

乘客都像入了睡眠狀態，躺在艙裏不見動靜。賣牛肉和酒的人不再作那悽惻的叫聲，賣瓜子花生米的也都隱滅無踪，還有那有時賣稀飯有時賣蓮子的碗兒底故意相擊聲也都像被帶入夢裏去了。水波上點點兒星光浮動，輪船上放出大地的呼吸，僅此做了這夜色壓迫下的點綴；還有，夾在這廣大空氣圈裏的一陣時斷時續的細微的歎息，和這歎息者那想咀咒一切底閃爍的目光。

這位歎息者，他一箇人獨包了兩人所佔的房艙，推了艙門向着黑暗裏尋視，像要從黑暗裏認識了一切。有時在歎息之後從腰間摸出一支小號勃郎寧式的手槍，在手裏玩視，好像貓子將捕獲的老鼠放在爪前玩弄似的。那小小的槍口漆黑地像死神的洞穴，他細察了一下，在臉上現出幾絲苦笑。即時眼裏射出閃爍不定的光芒，將手一揮，手指一按，忽然——

——  
砰！

的一聲，夜色壓迫下的一切，從規律裏突的都騷動了：水手都驚呆了，乘

客都戰慄地醒在床上，機器的節奏也突然中斷，大家全屏息着等待跟隨這槍聲之後的東西發現，可是一直過了五分鐘也一無聲息，船又向前「枯，枯，枯，……」地走了，那位歎息者倒在床上在想：

——傢伙是靈的！

不久，輪船上發出一陣曳長的汽笛聲，遠遠就聽到一片嘈雜的聲音在歡迎這船的降臨。他跑到船頭，侍船攏了岸就第一箇跳上去。這時不過才九點多鐘，在這工埠還不算夜深，城門也沒到關閉的時候，他拉低了帽沿，從一條僻靜的路迅速地跑進了城。城裏的路他是最熟悉的，他不走燈光輝耀的平坦街道，卻走曲折的短巷小街；經過了幾十箇轉折，三十分鐘的時間，他的脚步緩遲了。在他面前的是一所巨大的宅第，大門雖不知是在那裏，就從這背後看來，那迤長的圍牆。那高聳的廣廈，那一方蔭森的樹木，可以看出這人家不是箇當地的紳董，定是軍政的名流。



而他，狐疑地向四周探望，又在這巨宅背後尋覓，不五分鐘，在一箇短牆之下立定了。這時，遠遠雖有市聲在播動；近處，這幽靜的近處早已沒了喧嘩。迅速地，敏捷地，只見幾根繩索向牆上一閃，再兩分鐘牆外已沒有人了。

這牆裏正是這宅裏的花園。樹木被深秋剝奪得孤獨了，雖在夜裏，路徑仍依微可辨。他看見了，他看見那兒時每日必臨的小池沼，他看見那池邊橫在水面的枯柳。那枯柳是他釣魚時的坐凳，是他被父親責罵時的避難所，……是呵，痛苦的記憶呀！那樹上，有一箇春天，——是九年前了——在衆人緊急的尋覓之中，他獨坐在上面。他尋思，自己才十三歲，爲什麼就要「娶親」？「娶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到底莫名其妙地「娶」了所謂「親」。

呵，兒時的迷夢呢？當時以爲如花的夢呢？娶的那個妻子做他的保姆，她

比他是大了八歲，他自己以為幸運地居在長姊的愛護之下。可是，可是到了十五歲的一箇秋末的晚上，他在外面聽了一些「下流」人的下流話，知道一些「下流」事，而想對牠實際試驗的時候，於是當時地觸動到她；她的觸覺剛一感到，就揮了右手對準他的左頰。

——做什麼！她怒目著：

——你不……是……我……的……女人？他含笑地吞吐地說。

哼，我是你的女人？……滾回那一頭去！她在「你的」兩字上加重了分量說：

幼稚而嫩弱的心，刺了一箇深創。他哭了，他哭向何處去呢？母親的墓上麼，那兒墓草叢叢，再沒有那慈祥的安慰了！庶母們呢，他雖滿心望她們給以慈母同樣的愛，可是她們誰也不會注意到他。他的親人兒只有一箇父親了！他在他父親旁邊痛哭，他告訴父親妻子對他的態度。可是他父親呢，先微

笑了，然後冷淡地說：

——好吧，她不好，你就離開她！我給你兩千洋錢一年到S埠讀書去。我不叫你，你也不要回來。

他依依不捨地走了，他真難過。向父親，妻子去告別，他們都一眼也不看地用簡殘忍地，銳毒地調子說：「去吧！」

這是一箇啞謎啊，到底爲了什麼呢？這是一件什麼事呢？他雖在S埠讀書，終日終年地都在尋思這箇啞謎。而終日終年地也沒一箇解決。在學校裏有箇同鄉的朋友，對他是當然要好的，不圖過了一年這朋友因爲向他借貸不遂，便和他反目了。就在這反目的一天晚上，他又接到這朋友的信，信上曾說：「你不在明天借給我兩百元，我立即爲你宣布醜史！」他笑了一笑。

——我有什麼醜呢？

可是第二天的晚上他便發現了，發現許多人都鬼鬼祟祟地在指說他。他走

近了便又寂然；剛走過，就是一箇含滿譏刺分量的冷笑，接着大家都一哄而笑了。他生性不敢與人鬥爭的，痛苦地流着淚走開了。一天一天地過去，大家更無顧忌地笑，故意地笑。他有一次惱了，在一箇笑聲之後他報以怒目。

——「噲，好厲害的眼睛！咱老子今天不進你女人的房了！」

一陣哄笑將他的頭震昏了，立時眼前黑花繚亂，他扶了牆壁跑回宿舍。他哭了，他哭叫着母親。他想起母親在時常和父親吵鬧；他想起母親病時的輾轉呻吟；他想起母親臨沒時的苦臉，她摩着他的頭髮，哀切地說：「乖乖，你好苦啊！」

在糴糊中他似乎懂了。他脫離了這箇中學，轉到別一箇中學，以為可以安全了。但不過一月的功夫，大家又都喁喁私議着他，笑着他，譏刺他，放意地笑他……以至於有人低聲地，獨自地說：

——「扒灰的老王八！」屈伏者啊，去呀！殺死那老王八！」

他在S埠中學裏不住的轉動，三年間換了六箇中學。高中畢業了，他回家去一次。可是他剛到家見了父親，便見一股嫌惡的灰色之光在父親眼裏噴射。沒有說到三句話：

——你爲什麼回來？

——兒子畢業了，所以回來看看，並同父親商量考大學的事情。

——有什麼好商量，有什麼好看！分明是不實際的讀書！好，明天就去考大學！不許回家！學成之後我自叫你回來！我每年給你三千塊錢！不許延誤！

——少爺剛回來就讓他休息兩天也好的，何必這麼急急要他去？剛放了假，大學招考期還沒到呢！

他還沒有回答，就聽一箇女子的聲音這麼說，他才想起：這裏是他父親新姨太太的房間，他惶然，悚然地立起向那女子一鞠躬：

——娘！兒子還不會拜見哩！

——好，不要客氣。

他注意到他這庶母：年紀雖不過二十，卻容顏憔悴常在病中似的。舉止，態度，裝束，也不像小姐出身，也不像小家碧玉，彷彿是箇學生，他不禁在心裏暗暗感歎，覺女子過於容易墮落了！

——好，你去休息！明天就去吧！我不情願你一日輟學！

他休息去了，走到自己的房裏。妻子睡在床上似乎是有病，他走近床沿，她才微擡了頭，嫵媚地，低低地說：

——哦，回來了。這聲音幾乎聽不見。

房間牆壁上空空地沒有什麼陳設，在屋裏充塞的空氣是死沉沉地。他悲傷地走到花園裏去，就在那橫到水面的柳樹上坐到夜深才嫵媚地回到房間裏。如年的一箇長夜幾次從夢裏爬起徘徊着，還不見曙光發現。地上牆角處有一

些空的鏡框，雖沒有了像片，但他是等於分明地看見了。

第二天他將未曾啓拆的行裝又帶走了。臨行時到父親的房間裏去告別，他父親還酣睡未醒。那位新庶母來招呼了他：

——怎麼？你真走了！她的聲音很感傷似的。

——是的！娘！唉！……

他自己不覺也很傷心地低了頭，禁不住想哭了，他又恍惚地想起了死去的母親。但他同時也知道這是什裏地方，立刻想退出去。就擽頭對他庶母說：

——娘，我去……怎麼？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她拭了眼睛微笑地說：

——父親睡了，我不敢驚動；醒來時就請說我來告別過了。

——好，你去，我自替你說。這箇——她更低了聲——算是我給你的，你

收好，我也沒有別的好東西。

謝謝！他接過那兩張手帕，心裏感着無限地，莫名地安慰。

她站在他的對面低了頭，也沒有說什麼，祇不時地向床上回望。他半驚惶地望着她，想說一些什麼，但嘴唇還是沒一有動。於是靜寂地，靜寂地，過了三四分鐘，才聽到他顫動地說：

——娘，我去了。

他從此去了，在S埠各大學裏轉動着，可一直三四年不曾回家過一次。那些笑聲，辱罵聲雖時隔數年，但還緊緊追着他；想轉到別的地方，他父親又不許，他祇好在各學校裏轉來轉去的過了幾年。可是他的年紀一年年增加，一切知識也在他腦裏增多。羞辱，在他接受到過分了，憤恨，在他心裏隨羞辱而長成了。但他用殉道者那樣的苦心在繼續忍受着羞辱，也同樣地抑制那憤恨。不過那結果，是使憤恨更易於成熟。

今年他在T大學畢業，也不曾回去。父親來信要他到美國去留學，他回信



說到暑假一過便起程赴美，遵父親的命也不回來了，但望即日將款子匯來。當然的，不日款子便匯到S埠，報紙也就將他的名字列入本年赴美留學生的表格裏

可不知怎麼，現在他卻在這裏發現。

小池裏的水靜寂無波，根根的枯枝兒倒矗在水中。一股蕭條的氣象籠罩了全園。一付行將暴裂的眼卻四處轉動尋覓他的道路。園子是長方形，被夾在全宅後部的中間。園子的東面有門，可以通到他的庶母們住的地方；西邊有門可以通到他自己的住屋和兩箇兄弟的書室及客廳等處。北面也有一箇不常開啓的門，是通到大廳和住宅的前部的。他輕步尋到西邊的一箇門邊，側耳傾聽裏面的聲息，卻聽遠遠地敲了十點半鐘。鐘敲後，聽到規律地，均勻地皮鞋踏地聲，他想：「是回來了。」

他又輕輕地走到東邊一箇門旁，將門反扣了；又去審視中間一箇門，也將

外面扣上，免得不利時堵了這兩方面的阻礙。他知道，大門是不容易逃的。兩門扣好了，又轉身輕步向西而的門走來。忽然，他全身悚然！因為他看到一箇黑影在那門邊一閃。他也向一棵樹後藏了。那影子很嬌小地，像一箇女人，慢慢向前走來。他心裏怦怦的動：「要是她，怎麼此刻到此地來？」再注意看走路的姿勢不像了，而那影子更走近了。

在這時候有人到這裏來，至少是很奇怪而有特殊情形的。況她也是畏首畏尾地走？那影子更近了，他彷彿地認出而又模糊地不能斷定。他想：「這是那最後一箇庶母呀！」他正想着，而那影子站定了，驚異地站定了！並且又稍退了兩步。

在樹枝上起了蕭蕭地一陣秋風，一切都縮瑟了一下。他也不由地悚然；再看那遮身的樹兒，過細了，並不能遮沒全身。

——誰？那影子的聲音，又驚惶又戰慄地問：

他想起這是那庶母的聲音啊！一幕慘痛而愉快地回憶將他喚起，他浸淫於那過去的空氣中了。

——娘，是我！他離開樹向她面前走去。

——怎麼？！是你？！你不是到……美國……去了？！她聲音很低而顫動，充滿了，驚奇，欣喜，恐懼，及一切的情感。

——我沒有去……

——啊，低聲，你是怎麼回來的？我們向那邊去……呀！這是什麼？！手槍！你是做什麼回來的？……

——唉！……娘！……

他和她輕輕向南邊移動，大家都不作聲，同沉於驚疑的空氣中。牆根被他們足尖踏到了，他還是歎氣，低着頭。

——你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娘，我是回來殺人的！

——什麼？！你殺誰？她強烈地驚惶着，目光在閃動。

——我殺……殺我父親和妻子！

一種猛烈地，興奮地情感在他全身奔馳地流動，筋肉在顫動，眼睛在閃爍，手指和足脛都在拘攣，呼吸也緊促地，粗暴而不調和地使人恐懼。她在一旁站着驚疑地看他。

——娘，你知道了，你去叫人捉我吧！他的手在動着。

——你不要疑心，我是不會的。但你是爲的什麼？

——你還不明白？你還不知道了一切？我還說什麼呢？

——我是知道，但現在我覺得不該了！是的，現在我覺得了！

——不該？！

——是的！我告訴你，我此刻是做什麼的？也是殺人的！殺你所要殺的人

的！可是我現在不想殺了！你知道我的過去嗎？我是純潔的女學生，自被你那惡魔的父親看見了，便被困在他的囚籠裏！他偷偷地在我醉中用金錢買了我那窮困的父母來污辱了我們女子視爲珍寶的身體！及我覺察已遲了！你知道女子的墮落並不是她自願的呀！那時我覺得我珍寶的身體已被污辱了，我是被社會所恥的了！我雖有未被污辱的靈魂，但是，誰人是認識靈魂的？

——那麼您就屈服於他了？……

——可不是？不屈服又怎麼樣？不屈服，社會的污辱更要給你多些！那時我這樣想：不圖你的父親是箇惡魔呀！在家裏還有如此之多的可憐者！甚至還有你這一件事！而他對我的態度是不滿了，虐待了！我恨他破壞我的貞操，我恨他佔沒我的青春！我日夜的恨他，我想殺他！今天便是我立志實行的時候了！

——那末你現在是去殺他？

——是的，我去過了！我走近那裏，他的衛兵監視着我！……他臥室外是有兩箇衛兵值夜的呀！我無論如何不得下手，我想就是跑到他們房裏，難免他不帶手槍，而他們是兩箇人啊！同時我忽地想起了那一箇的話：「故意踐踏你自己的青春是罪惡啊！」呵，我覺悟我自己是不該，我想我殺他是不值得！我就殺了他，我是沒了生命哪！我們生命是難得的呀！生命裏含有我們寶貴的青春！我的青春雖給他佔沒了一些，但還存在着些吧！我不願以我寶貴的青春去換得他那殘餘的生命！我同時又希望那認識靈魂的人是生在世界上的！並且即刻就感到是真實的，並且不久就會遇見的！所以我殺人的勇氣都完了！同時別一種力製造出多量的勇氣！

——但是我……

——我想你，比我更覺不該！你固然不該踐踏你的青春於牢獄或斷頭臺，並且你也不能比我有殺他們的必要！他是在先愛了她才娶回她的，又因為在

名分上不該，所以才娶給你！……你是不該……況且，你的青春已經有人要寶貴地，珍重地保有牠，更不該去斷送牠呀！

即時天氣像變了春天，大家的感覺都換了。

——什麼?!誰?

——……她低了頭。

——我不能呀!……

——你不……愛……

——我不能!

——你看這是什麼?這四年前送給你的東西你還珍貴地保守着呀?你爲什麼這樣珍重牠呢?啊!你不是認識了我的靈魂?……你棄我這剩餘的青春，嫌我這……

世界一切雖默然，秋風卻暖和她吹，樹枝上好像有了青青的葉兒也飄動了

。低語聲也漸漸低微而消滅了。……

牆上有兩箇影子跳過，迅速地向曲折的小路上奔去。漸漸地和那夜色混合，混合到無影無踪。花園裏依舊靜悄悄地不像有過什麼變動似的。

十八年一月十九在南國舊址

## 援救

冬天是死寂的！樹枝兒光禿地像紙製的假樹沒粘上葉兒；教室的左邊草地現在沒有人睡了，草根同泥土一樣地枯黃；向晚的夕陽失了固有的艷麗，只以龐大的面孔苦惱地對人發出死沈的黃色；一切一切都像預備自殺似的不想規律地生活着。只有那從北風傳來的汽笛聲還被人使牠依舊在哀婉地，無力地，掙扎地，斷續地鳴着。滄鷗像聽了地獄的警鐘似的從草場的一角上爬了



起來。恍惚看見黑黢黢一堆如蟻的人們圍抱着一個偉大的氣笛在拚命的呼號，呵，這就是那個聲音！他奮然握起兩手恨恨地瞧準對着草場的一箇窗子不轉瞬地半晌，眼裏忿恨的光變了，變做小綿羊乞憐惡棍似的柔和的光。但那箇窗子依然寂寂，——是的，從來就是這樣。

他跑進在他西邊正在足球的人羣裏，拾取繁噪的聲音，阻塞他的聽覺。可是那汽笛聲特異地，更清晰地發現在他的耳旁，正像一箇電話的聽筒掛在耳上。他就對準迎面撲來的球猛的踢上一脚。

——喲！至少有三箇人這樣帶笑地叫了一聲。

——這兩月來還是第一次看你踢球呢！T君說：

幸而晚膳的鐘聲一敲，所有的地板上都響動了，切斷了那微弱的音波。他被潮水所擁似的用兩隻鐵製的脚拖進飯廳，等到第一箇盛飯的將盛第二碗的時候，他才盛了一碗飯莫名其妙的嚼着。也不知怎麼還剩半碗就覺飽了，將

箇沉重的身體拖上了樓去。

進了宿舍的門，拿起臺上一面小鏡子對臉照了一下，看見自己削瘦的臉，垂下了眼皮倒向床上假睡了。

——呵，機器又開過了！幾時可以停止這機器的運用呢？一箇月瘦了這樣也算有些成績，……恐怕還要三四箇月吧？

在床上翻來覆去，終於那隻手又伸到枕頭低下抽出那箇淡綠地，將破的信封。信封裏是一張淚痕狼藉的信箋。他的眼睜開了。這已經被他讀熟的幾行字，像有解除痛苦的魔力似的使他又讀了一遍，而他自己的一字一字的聲音已變成了一滴一滴的淚。可是仍聽到他不住的反覆的在讀：

——「願我們在學問之途相見，休在情感的慕側徘徊！」

窗外的風淒惻地吹着，窗裏的人細微地泣着，樓上的電燈在前晚被他熄了，屋裏漆黑地無光。只有在窗外一棵高樹的枯枝偷窺着屋裏，樹外遠遠地有

一盞路燈又偷瞧着樹枝。樓下喧嘩着，狂笑着的聲音經樓板濾過到這孤寂的樓上人的耳裏，也不過是一陣輕微地使人苦笑的音潮。

他從床上坐起，抽開屜子，翻出一封封紅的，白的，綠的信封，將裏面一張張信箋也抽出按着前後仔細地玩讀。當他讀完時一雙眼珠圓睜着對他對面白壁上儘瞧。他就像小時候看圓光般看那白壁上兩箇人影：一箇着紫色旗袍，一箇着藏青西裝。兩箇人影冉冉遠去了，再也沒有回頭。而他的眼儘管睜大，儘管變得深紅，儘管發出火花，……後來看不見了，眼裏有了什麼東西出來使牠看不見了。

——「休在情感的墓側徘徊！」呵！我單獨向何處去呵！我的靈魂呢？我的力量呢？牠們，牠們都在什麼時候離開我了！牠們永不回來了嗎？——唉！「還說什麼「願我們……」，我是不能列入你的「我們」定義之內的！我就是我，一箇永遠單獨地，孤寂地的我！……唉，說什麼呢？我絕不咀咒你

——那有什麼用呢？我現在只爲你所禱！祝你的幸福！我不願你再發現我那些對他謗言的事實，只願你永遠地誠實地對他……我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其實你現在早沒有我的影子在那渺茫的記憶裏了！——我是現在還活着的！我現在是還活着的！呵！……——呵，我的唯一朋友！我可愛的枯枝！窗外枯枝跌入他所俯伏的臺上底積淚裏，被他瞧見了。他身體有些顫動了，寫字臺上一切都顫動了，淚裏的樹影也被扯破了！呵，這一些虛幻的安慰也給他戳碎哪！

——啊！天哪！……枯枝兒，你那裏去了？

約模有五分鐘，在這樓上靜悄悄地如太空似的寂寞無聲；只有一隻野鶴的孤鳴般底低泣，使這箇時間變成了更悠久，更黯淡，如長夜茫茫無有止期！雖然，那僅是五分鐘，很短的一箇五分鐘！這五分鐘，在樓底下狂歡着人們是多麼容易度過呵！一箇笑聲就可以延長到五分鐘的！要他們感到有一箇五

分鐘過去了，在他，就感幾箇年頭了！但是，他忽然跳起來了，似乎剛才的悲哀是別人的。開了電燈。

——老王！老王！……這裏四毛錢，

——怎麼？黎先生要什麼？……拿瓶子做什麼？又買酒？您以前不是一點兒酒不吃的？……

……

從北風裏又吹來那哀婉斷續地晚工汽笛聲，使他傾耳地聽。他聽到在那汽笛聲下的一切壓榨出來的聲音，他聽到幼兒的呼喚，聽到少婦的暗泣；……他聽不到汽笛聲了，但他聽到一部全社會的機器底轉動聲，在這轉動聲裏，有木匠的拉鋸聲，有馬路小工的掘地聲，有販賣者的長叫聲，有黃包車夫脚底打地聲，有獨輪車在馬路邊的摩擦聲，有鋼筆和紙的接觸聲，有馬路上妓女的苦笑聲，……

——黎先生您……

——好，你去吧，我不買什麼。

滄鷗拿了帽子將門鎖上匆匆跑下了樓，一切都不去看一眼，尤其那向着草地幾箇窗子，唯恐那裏伸出一隻手揪住他的心使他去不成。他飛奔地出了學校，走了一段路，便到霞飛路口。他跳上電車，如釋重負似的歎了一口氣。當他下電車向北走了幾步，就隱約聽到一陣鑼鼓聲，他的心有些跳動了：似乎有一些希望在燃燒，又像有些恐懼在戰慄。他故意地放開思想的門，一無所思地向前慢行。可是×世界的大門被走到了。

——進去呀！爲什麼出來的？

四毛錢找回二十幾箇銅板，他昏沉沉地闖進×世界了。

人，人，人，嘈雜，嘈雜；鑼鼓，絲竹，軍樂，歌聲，叫聲，燈光，衣裳，香氣，光的頭髮，響的鞋跟，人，人，人。都在眼前，耳旁過去了，他要

的是什麼呢？尋覓的是誰？

一箇披着綠斗蓬的女子在他面前閃過，他陡然轉了身追上去。可是走到她的前面時，他失望了，他又轉回來了。

他於是記起了，清晰地記起了：在前一年吧，是他初到上海的一年。有一箇冬天的晚間，從他父親住的旅館裏隨他父親到×世界來閒逛。就在那羣芳廳的一角，他倆坐下了。他不喜歡那無生命的京調，眼睛只在無目的地巡閱。就在這箇巡閱的時候啊，一箇極淫蕩的媚眼兒迎着他的目光一掃，他全身震動了。即刻想起了什麼上海指南的記錄，又想起了「老上海」的警告，他知道了，頓時在心裏起了一陣嫌惡，又在心裏罵了一陣上海的萬惡！父親見他無聊，起身就向魔術場去。當他剛要下羣芳廳台階，從身旁擠出了一箇十七八歲的女子，披了一件翠綠色的斗蓬，很活潑地先跑下了台階。跑下去慢慢步地走，當他也走下了台階，那披綠斗蓬的女子輕輕轉過頭來，一箇水汪汪

的靈活欲飛的眼波同剛纔一般地向他一掃，同時在嘴角上盈盈欲笑，幾乎要說出話來了。他忙低了頭，臉也紅了，緊追上父親的身後，走進魔術場。魔術場的觀客最多，在坐椅後面，又圍上幾層人，他和他父親也就擠在人後面。忽然左肘上給人擰了一下，急忙回頭，原來又是那箇披斗篷的女子半斜着身子在離他三尺遠站着，媚着眼兒向他微笑呢！他可慌了，低下頭避免她的挑撥，可不知幾時頭又轉過去，而她的秋波又是迅速的一轉，嘴角又動了一下像在講話。他扯了父親的衣裳，他父親就低聲說「好，走吧！」出了魔術場，忽然聽得一聲低怨的長歎「唉！」像病人的失望聲，像死人的歎息，像失戀者的哀號，像嫠婦的暗泣！他驚異的回頭去看，正是那披斗篷的女子倚在魔術場的門旁，一雙失望的眼覷定天空，一些光盪的物件在她眼裏浮動。那時他是如何的被感動啊！他全身戰慄着，眼裏落下了眼淚，不住的想回頭，又不住的被走在前面父親底威嚴所制止！



從此，在他慘痛的記憶裏永久留着那倚門失望的一剎那底景象。後來，雖時常想到×世界去，而一年間也止去了三回。這三回，都是垂頭失望的出來，那裏還找到她呢？雖然在他的思想裏對一般妓女也都充滿了同情，可是終覺先應該找到她——披綠斗蓬的她！

他想：倘使找到了她，同她一路談，一路走上那靜寂無人的天橋。在那裏可以從普通的談話引到她的身世上，便懇切地問她墮落的原因，那末她將感激而泣下！至少，她是被經濟所壓迫的，然後可用真摯的情感，詳盡的解釋使她覺悟，使她知道現在的侮辱，使她心裏想脫離苦海。然後告訴她自己的心願，自己對於她們的同情。最後再用某種方法使她實行脫離這人間地獄。脫離以後，隨她的心願讓她和心愛的人去結婚。倘非出自她的自動，不該對她發生一點兒單面的愛！如是一箇箇去幹，至少可救出一些好女子。在其中或許有一箇真心愛自己的，那末使誠意地愛吧！最後便同她結婚，使她享受

援

夢想不到的歡樂！是啊，最有情的女子是要到妓女中去尋求的，什麼閨閣名媛，她們知道什麼是愛？看吧，茶花女是怎樣的人物？在那里看到第二箇……別的女子誰又能認識我的愛情？到妓女中去尋求！到妓女中去尋求！他這樣想着一直這樣想着。後來到遇見L之後覺得多情女子還不是盡在煙花間，對這箇想頭丟開了一時。不過，不久的時候，在反面便給了他一箇強有力的證據。

救

可是，去年披綠色斗蓬的她那兒去了？人，人，人，這樣多的人裏僅沒有她了！不禁一陣感傷的熱淚奪眶而出！他在×世界各場裏尋覓了兩三次，終無蹤跡，就走上天橋向靜寂的境地去了。

在橋上冷清清地沒有人，他不禁追懷往事。那銀波似的眼，那微浪似的嘴，那烏雲般的頭髮，那苗條的，活潑的身體……那倚在門上的失望之態，那追隨他焦急的情，……爲什麼呢，爲什麼那時不睬她呢？在她那嫩弱的心上

是刺上多麼惡毒的一針啊！她將懷恨吧？……她因此而病……而……他不想，他哭了。

這是真的麼？那遠遠地在橋下走來的不是那箇她？可也是披一件翠綠的斗篷，……不過在她身旁還多一箇小姑娘。……走近了，呵，真像極了！他不禁長聲地歎息了，而橋下走過的她聽了歎息，也不禁擡起了頭。

他在橋上徘徊了十幾分鐘，在心裏決定了：再到下面去尋她一次，如再尋不到，就算了吧！從心上暫時摘下她的影兒去拿對她的心對別一箇吧！他的事業不能因為她一人而停止啊！好，他向橋下去了！

當他走下扶梯時，從底下正上來一箇女郎，左手牽着一箇十歲上下的小姑娘，身上披一件翠綠的斗篷，他不覺一驚，再仔細一看，方想起剛才在橋下走過的就是她。剛要擦肩走過，她抿嘴一笑，低頭將媚眼兒一轉，他不禁神往。但想到剛才的決定，回頭又看了一下便匆匆下了天橋。

各箇場裏每一箇妓女的面孔都給他仔細瞧過了，可是依舊無踪、當年人影，已成青煙！徘徊復徘徊，在心底深處恍惚有了一箇新的懸念。便更向天橋的扶梯走去，果然，那女郎又從對面姍姍而來了。這次，他雖未曾報以一笑，但自覺那溫柔和愛的目光，已給她一箇暗示。她同那小姑娘緩步閒遊似的走過，也不會上天橋，可是幾步一回頭，深情傳眼角，約莫離五六丈遠吧，就停了步，做出閒望的樣子，每隔半分鐘又回眸一盼。

他想這是機會到了，但同時不由心中忐忑，遲疑不進。雖也向她瞟了兩箇笨拙的眼波，心裏終是戰慄着；同時又怕失了這箇機緣，又不敢遲緩，他覺這也正同逆水行舟一般。在他心裏計畫一下，當她正回頭時，他復行走上扶梯登上天橋。在橋上假意徘徊，偷眼瞧她的動靜。果然，她倆向扶梯來了，走上扶梯了，一步一步上來了，他的心便一點點在縮緊。她既走上天橋，他呆立着不知怎樣是好正像一箇期待行刑的囚犯一樣。可是再注意一聽，她的

脚步聲似乎沒走近來，轉臉去看，原來一直上去走進新劇場了。他緊急追進新劇場，玲瓏的她又不見了。

他從另一箇門走上天橋，向各方張望，忽然覺得背後有人伸手到衣袋裏，急忙一轉身，正是和她同來的小姑娘對他嬌憨的笑着。他將想和小姑娘講話，而輕盈的笑聲又從背後傳來，一轉身，她已經在前面微笑着似乎向他點頭，

——妹妹，不要同人家胡鬧！你認識人家嗎？……先生，對不住，你生氣嗎？

——我認得，他儘向我們看哩！那小姑娘向他笑着：

——不關事的！——小妹妹你來，我……：

他明知是進了戰場，但是怎樣向前進攻呢？眼看她的態度極其自然從容，不禁使自己有些心跳。想向那小妹妹多說兩句話來緩衝，但是說什麼呢？並

且她不讓他退讓了。

——先生，尊姓？

——我……，姓黎。

——呵，黎先生。今天怎麼有閒到此地來閒逛？一箇人麼？吃過飯麼？好，我們到橋底下吃酒去罷！

她更走近一些，他更心裏緊張一些。不覺臉紅了，一時答不出話來，一手摸着那小姑娘的肩頭才說：

——不，我吃過飯出來的，你姓？……：

——飯吃得這樣早呀！那末到和平廳去吃茶好不好？黎先生。她說着，更將身體挨近了，一手來握他的手。他更一無主義，又將手在小姑娘肩上去摸，可是那小姑娘已走開了。

——不，不……：……就在此地站住……：……談……：……談好了，此地，你看多麼

清靜！你……我……想……

——黎先生，那末你到我家去談談好罷？

他這才想起了，心裏更窘急，右手放到衣袋裏，臉漲得通紅。幾乎說不出話了。半晌說道：

——我要等一箇朋友，今天不能去了，明天再來好罷？

她用另一隻手摩撫着他的胸膛，仰臉向他微笑着，身體也更接近了在他身上挨擦，聲音變得更柔和地：

——我家住得很近，去坐一會見，有什麼大事呢？……唔，你還疑惑我

是……

——不，不！……我實在有事！

——我不信！有事還到這裏來？……黎先生，你去吧！我今天還沒有一箇生意呢！……

他現在爲悲哀而戰慄了，他失掉所有的勇氣，知道一切都歸失敗了。即刻將握在她手中的手縮回，眼眶已滿淚珠，他背過了臉：

——好，……你去罷！你快點……去幹你的……事去……吧！對不起！我……担誤了……你！

——什麼？你一定不去呀？

她也有點奇怪，一面問着，一面還在他背後橫了一箇最後的媚眼，而他只背臉垂着頭。

——真不去哪？

她還存着最後的希望，他可連答應一聲或點一點頭的勇氣都沒有了，一直到她們緩步走下了梯子，他才仰着頭悵望着她們的去程，眼淚不住的在流，隱約地聽見說：

——倒霉！遇到這樣一箇傻瓜！倒霉鬼！



過了五分鐘，他匆匆逃出×世界搭上電車從僅有的二十幾箇銅板裏給賣票十二箇，他便又回到學校。

走進學校，像從夢裏醒來似的。忽然在一箇窗子上看見兩箇人影在動着，他又掩臉哭回宿舍了。哭了半晌，又跳了起來走到T君的房間裏向他借了兩毛錢。

——老王！老王！

不一會他擎着大杯，一飲而盡。

——啊！……我也沉溺了！……

——完

一九二八，一，八舊稿。  
一九二九，一，十四，在南國舊址改作

## 一 夜

他呆了，在馬路上每箇女人的面孔上仔細地瞧着。希望能找出與曼君有一分相似的地方也可得些聊勝於無的安慰呀！然而汽車裏，馬車裏，黃包車上，電車上，路上女人儘很多，要求一箇與曼君約略相似的都沒有！他呆呆地看着那些女人，脚下也慢慢移動了。他從這一條馬路走向那一條馬路，從這一箇弄堂走向那一箇弄堂，從這一箇臉上移向那一箇臉，他就不斷地走，不住的看。……

那是昨天呀！在他恍惚是若干年前也恍惚就是剛才的事哩！他從玉簾的家裏走出，一顆被失望，悲苦，刺激所細縛的心在劇烈地翻騰，一句像具有最銳利鋒芒的毒針底話：「我只能給你以失望了！……」一字一針地在他腦上刺着，更翻地刺着！刺得他在腦裏發了迸裂的火花，那火花在腦上閃爍着，攪擾着，又像一盞引向不知是天堂不知是地獄的燈引着他不知所以的前進，不斷的前進！

人，電車，汽車，模糊地晃過，像夢一般不真實；一切笑，哭，咒罵，呼嘯，也恍惚的吹過，像夢外傳來似的不能感覺什麼；只有隨意地，習慣地更換着兩隻腳前進。沿那R路前進。

不知在什麼地方分割開那R路與S路，他只覺一切更模糊地嘈雜了，這是S路的象徵呀！但愈加嘈雜也愈使他恍惚，他只知走，向前走，不轉折的走。假若世界上有一條不須轉折而能環繞地球一周的路，那他一定可以步行地球一周；假若這路上他不轉灣，事實上卻危險啦！S路一直向東，便是最近鼓盪着各箇失意人的心潮地Y江呀！

好像這嘈雜的聲音倒使他快意些，他深深沉浸在這嘈雜裏，使那引他前進的燈光黯淡些，他也就更昏糊些！昏糊，是感覺過敏時的一箇天堂呀！

在這臨時天堂裏，他還是習慣地使兩腳更替前進，不過沒有剛才那麼快了。這時在他眼裏幢幢的影子更多了，閃爍的燈光也更密了，車輛當然也更多

了。而他的心像安靜些而實糊塗些，什麼也沒有了。

忽然，一陣猛烈的狙擊被加到他的頭部，頓時起了一些飛亂的火花，耳上卻恍惚的聽見：

——豬獯！有眼珠吧？豬獯！

他的眼睛這才清晰地看見一些東西：在他面前的是一部包車，拉着包車的是一箇兇惡的車夫。這時車夫的罵聲未息，將要擡起一隻左腳踢了來，不圖這衣冠不整的他卻也有一付炯炯有光的眼使車夫的脚又縮回而順勢一蹬，拖動車子走了。

他一面爬一面看清後正要罵那車夫幾句，卻突然夾進一箇女子的聲音說：

——站住！站住！阿六，站住！

這一箇聲音使他墮入霧中似的不知是現在夢到過去呢，還是那過去夢到了現在？驚異地向車上看去，那女子卻叫起來了：

——表哥！鷗，是你嗎？！

——呀！真是你？荷妹？

那女子從車上跳了下來，一把抓住他的手，在臉上又欣喜又驚異而憐憫地看了他一眼，默然了半晌。她又走向後面一部黃包車去，對一箇娘姨似的女人說：

——你到大華樓去回董大少，說我忽然得了急症到醫院去了，不能來應局！對不住他！

那女人答應了，又向她低聲說了一些話，就下車走了。她轉身要他坐她的車子，她自己卻跳上後一部尋常黃包車。他看這部包車光亮漆黑的車身，如輻射的電光般鋼絲，靠手旁兩盞炯炯耀人的乾電燈，隱現一種高貴的傲岸象使他回顧自身而不敢坐，並且車夫的兩眼像透視地望着他。然而她坐的車子走動了，他只得坐上，車夫也垂頭頹然地拉起車子跟着走。

車子一停，他驚異了：這是著名旅館極西飯店的大門呀！錯了吧？而她已经跳下車子了，並且在說話：

——阿六！下次你還這樣橫蠻吧？！

——不敢了！——先生！饒我吧！

——好，沒什麼，荷妹你不要難爲他！

——阿六來！我同你說。

她向車夫耳語了半晌，車夫才拖車去了。

她轉身邀他進去，他遲疑地，躊躇地而半慌張半驚惶地走，到了門邊他卻又走到她的身後了。進了旅館，搭電梯到三層樓出來，侍役恭敬地招呼她，一箇說：

——一百三十六號好吧？您住過的。

另一箇茶房剛要向他說話，她轉身向他微笑一下，表示是她同來的，那茶

房便引他們向一間房間裏去了。

她脫下那薄薄的秋大衣，現出一件長袖黑旗袍緊裹在身上。底擺的左角上，繡上一角幅射着光芒的太陽，閃閃地射眼。同時一陣可以迷人的香氣傳透過來，隨着，她也走近來了。她扶他在沙發上坐下，握住他的手默默地半晌。

——鷗，你近來怎樣了？我們相別有三年了吧？她的聲音很悽楚。

他正要說話，外面茶房在敲門送茶進來，接着那娘姨也來了，她走出去和娘姨說話，房間裏便只剩他一人。忽然，他似有所觸地感得這是旅館裏，呵，旅館裏！這箇神秘的地方呀！他像被潮水所湧激似的回到那箇境況裏。

約莫三年前的一箇初夏的晚上，他們全住在M縣故鄉時。他一箇人獨自沿着漆黑的城根走向西門沿城根的一條小街上去。他滿心充塞着奇異的感覺，又路帶恐懼地心一步一步在黑暗的路上彳亍地行着。

這時他還在M中學讀書，他因為寓居本地，便沒有住在校裏，每天從家裏到學校去上課，下午便又回家。這樣很規律地來去，已有幾年了。一天他正進了西門，忽見路上人們都慌張地跑起來了，他跟着跑了兩步，便見那沿城根的街上有第一家起了火，火已從屋頂冒穿了。在起火那家南面一丈多遠是一箇小戶人家的住宅，這家正在慌忙地搬取什物。他忽見一箇十七八歲的姑娘也在搬抬，便陡的想起這是他家的一箇親戚。——這箇姑娘是他表兄的遠族妹妹。他便奮勇地上去幫他們將重要的東西先向外搬。

搬了幾件之後，大家叫着「熄了，熄了」這時他正和人合抬了一隻大皮箱走向一箇空場上，他停下回頭看火勢是熄下了，也安心下來。忽然轉臉看同他搬箱子的便是剛才看見的那箇姑娘。她也看着他，不覺微微一笑，低下頭去說：

——表哥，累了你哪！



——這有什麼！我是應該來幫忙的哩！

他想起兒時和她在一起耍，她最愛的小伴侶便是他。自從表兄家裏分了家，他倆便不常見了。現在各人都長大成大，相見下也覺有些莫名的依戀。而她長得更美麗了，玉雕般的櫻唇，密汁般的眼，大理石般的皮膚，那雅有風姿的額前短髮，那略帶微暈的淺笑……

火熄了，他又幫他們搬運什物進屋，她的父母也來感謝他，天黑了，他才回去，第二天她又乘機去慰問，看見她又問了幾句，雖然她很羞澀地沒講幾句話。而所講的幾句話卻溫柔地，含情地使他不忍離開她的屋。

此後他每天學校到家的路線改變了。以前是走西門大街的，現在卻走西門沿城根的小街。每天早晨進學校時，經過她的門口，她大半是頭髮蓬鬆着提壺去泡水，見他時都是淺淺含羞地一笑，低聲說：

——鷗哥，你進學校去呀？

——是的，荷妹。纔起來嗎？這麼遲？

她含羞着爲的什麼？是因穿着短小的衣褲嗎？可是她每天都這樣子的。M地人的習慣起來是很早的，尤其是婦女。他每天進學校的辰光在一般人雖說不遲可也不早了。所以他每天是常這樣地問她，而她每每低頭沒有回答。到下午，他從學校回來，一走到這條小街上遠遠地便看見一俊俏的姑娘站在門前守望着他了。有時進去坐一會，有時只在門口講幾句話便去了，當去了很遠，回頭時還隱約地看見她。比較起來，他進屋去坐的次數要少。他覺進去坐過覺枯寂，倒不如聽她幾句輕輕而溫和的話要覺甜密些。

約有一箇多月，他倆更覺熟悉了。她對他委實很好，同一箇親姊妹一般愛護他，每天她都要他到家裏去坐，他卻不願意。

——你怎麼不喜歡到家裏來坐？你因爲我們窮沒有好的茶？我父親吃烟，他頂喜歡好茶哩！別的卻沒得。她曾這樣說過：

——那裏的話！我是因爲坐下談也是一樣，倒不如這樣隨隨便便地談得暢快些。我也不喜歡人多，就我們兩箇講講不好？

她卻每每淡淡地走開，笑著說：

——好，那末明天再見吧。她就進去了。

又過了一些日子，他卻漸漸不快活起來。因爲他聽了不少關於她的謗言，並且許多人硬要說出什麼證據來。更有勸他不要向她家走動，這雖是嫌疑，而與名譽攸關。當然他不相信，可是積久人言衆多，不由他不信了。因是起了一層更深沉的同情對她，他絕對相信她是爲經濟與家庭的壓迫而然。他不禁要爲她哭了，他想要設法勸慰她，設法拯救她。……

幾次他想說起這外面的風傳，而都不敢說下去。她看他半吞半吐，也沒向下追問，這樣又過了好久。

這天晚上他沿著城根向西走，心在搖動著。到現在他還沒想好如何向她說

• 又恐說得過火使她生氣，又怕說得悽惻使她傷心，……結果，他想：臨時隨機應變吧。

他一步步恐懼地在黑暗裏彳亍行著，經過十幾分鐘便到了。門是閉著的，從裏面透出一些灰黃黯淡的燈光。他遠離著在來回的走，靜候門裏的動靜；可是門兒寂寂地再也不見響。又等了一刻鐘，門響了，他心跳了，人出來了，可又是她的父親。他更走開些，讓她父親走過，便又走回去。這時門縫的光更大些，再仔細一看，門縫裏正有人在向外瞧，並且就是她，就走出來了。她更加羞澀似的緩步走近他，低頭說：

——爲什麼你要此刻來？有什麼事？

——荷妹，我有些心事要對你說……你可以……

——有什麼事你說吧！

他近一步去撫著她的手，她想要縮回手卻又沒有。

——荷妹，我們到那城樓上去好不好？那裏多麼靜寂！我到那裏去對你說

……

——被人碰見那不是笑話？要就到城中旅館去開一箇房間，那兒我去過的；房間一兩塊錢，連我的八塊錢，一共不過十塊大洋就夠了！帶有錢沒有？

——怎麼！？怎麼！？荷妹？荷妹！

——你沒有錢就算了！

她掙脫了手一面這麼像譏諷的說著，跑到門裏去了。但那聲音的末尾又像酸楚似的有些顫動。

他竟氣昏了站了半晌，但他不能相信這是她的心。然而又怎樣給她解釋呢？這一夜他全哭着沒有睡，第二天課後走到她家裏也不見她出來。一連又去幾天她都沒有出來見他，有一次見他也沒說一句話便又藏了起來。這使他終究不得解釋地下去，而又不不得不這樣下去，她是永不給他遇見了，後來聽

說出嫁了，但不知是在幾時結婚。據說婚後就隨丈夫走了。

不久他畢業中學便到此地來升學。在這幾年裏他受盡愛的苦痛與磨折了！最近他又從死的愛情裏被愛的甘露給救活了，他的希望也同時從死裏回復了轉來。不圖他的家庭忽起了變故，誰曉得呢？同時的失了家庭的愛的人又要受失戀的苦痛呀！卻又不料，彷彿夢一般的現在真和她坐在一箇旅館裏了。

呵！這箇含滿神秘意義的旅館呀！

她走進了，又向他身旁坐下。

——荷妹，你怎麼自從那次以後便不見我了？後來我差不多天天到你家來你都不見我，你真很心呀！及我到了此地，接著便聽說你出嫁了！……荷妹……

——鷗哥，……我求你不要追問我那過去吧！……

她卻苦痛地低了頭，眼眶慢慢潤濕了。半晌，又畧帶憤恨地問：

——我的父親母親現在怎樣了？鴉片可以不缺了吧？唉！……

——我也二年不會回去了！

房間裏沉寂下來，在各人身上心上都像壓著重量的壓力。他竟想不出什麼話說，她的現在他不敢逼問；過去也不敢重提。他只默默地默默地時時感覺到這現在彷彿是夢。後來，她兩眼看了他半天，忽然說：

——鷗哥，你現在還……愛我嗎？她要哭了的聲音說：

——荷妹，你看我不愛你嗎？現在和從前，我都是一樣地！我却不知道那時你爲什麼不肯愛我呵！我是那樣地誠心對你，向你什麼也不說，突然地給我那樣的話……

——鷗哥，還是不談那些吧！我請你相信我是真真愛你的！……在M縣前時你要原諒我吧，我們是不能夠愛的呀！我曉得我那時的名譽……現在，但是……：不管他，今天我們拚命的愛吧！……她劇烈地興奮起來，却

又不禁感傷了。倒在他的懷裏，他們不知怎麼都哭了。哭，像是可以給他們快樂而去痛苦似的。

他們吃了飯，他又去洗了澡。她將他伏侍睡好在床上，她也去洗了澡。

他仰臥在床上靜候著，不知怎麼打了一箇朦朧。待睜開眼，她卻披了睡衣微笑地站在床前。他搶過去將她拉倒床上，正巧壓著他自己。她微喘著說：

——不，不，我去關了燈！

寬博的睡衣是過寬博了！他頓嗅到一陣肉體底清香，隱約看到那玉一般又細膩又堅實的肉，那隆隆突起的乳峯，……：

——怕什麼！拉攏帳子就得哪！

帳子拉攏了。帳子是竹布做的，但遠看卻棉軟地，起了水波似的汶，倒像是絲織品了。

今天早晨他睜開眼，她卻已起身穿好衣服。但自己也爬起穿衣，衣服卻不



見了，在床前倒放着一身新的西裝。

——這是怎麼的？衣裳？

——鷗哥：你穿了吧！這是我送給你唯一的東西，不許客氣。

她一面走攏來又密密吻了他半晌，將一張賬單給了他說：

——賬已結了，我現在先回去了。你午後到H路B里五號來找我，這是我的住處。門上有我的名字「曼君」。

——不，不，現在我同你一道去！

——胡說！這那能？鷗哥，我的身體是不能聽隨何的自由呀！你早點來好了！鷗哥，好，我們現在分別吧！

她又吻著他，卻哭了。她走出房門時又說：

——你兩點鐘來吧！

呵！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按著地址仔細地尋過了！可是一點影兒都沒了！

「B里五號」，根本連這B里都沒有！他在H路上尋了兩點鐘，短短的H路給他來回走了幾十趟，每家都被問過了。

最後在衣袋裏卻又發現了五張十元的鈔票，使他更莫明其妙！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從這一條馬路走向那一條馬路，從這一箇弄堂走向那一箇弄堂，從這一箇臉上移向那一箇臉，他就不斷地走，不住的看，眼淚卻時時塞了眼眶。

——完

一九二九，一，二五，在上海

## 真的自殺

白塵

一間臥室裏，充塞着灰黃的燈光。壁上的石灰本已變了一些斑點的，死沉

的黯黃色，這來更加深黯了。這臥室是向南兩間廂房的靠西底內間。北邊靠牆是一張半舊的銅床；床上的帳子是剛經洗滌過的，時時還透出一些水氣；床上的被像和帳子同時被去了垢的在那兒發出半新的閃光；床的左手前面是一張紅木梳裝台，雖有些陳舊，現在卻也光明淨潔；再前面是兩張椅子分列在一張茶几的兩旁，椅子旁邊便是通向廂房外間的兩扇分開的房門。南邊是一排兩尺見方的八面大玻璃窗，窗上已拉上窗帘，窗帘雖不十分潔白，卻也是新經洗過的；窗下一張寫字台，疎落地陳設幾件文具，映着一張雪白的臺布。西邊靠牆一張小方桌子，在一張半新而清潔的桌布上，茶壺，茶杯，茶盤，火柴插，香煙盤，規則地放著；桌旁也是兩張椅子分列著；向北邊一些，一張衣櫥樹立著赫然不動；衣櫥之北是幾隻皮箱疊起；皮箱之北面和銅床外面立在東西一直線上，而床與皮箱之間掛了一箇門帘。雖然一切物件都想勉強裝出「新」態，而那三面灰黯的牆壁，卻一時換不了新裝，尤其在二十



些驚訝和奇異而懷疑的神情。她也向那女孩子苦苦地瞧了一眼。

——荷香，你記得嗎？

——記得新太太。

——你切不要將我的話告訴別人呀！荷香！你來……

——我不會的，太太！你這樣好對我！那孩子走到她的胸前。

她將那孩子端視了一會，摩撫了一會，歎了一口氣。從抽屜裏端出一隻小杯子，杯裏黑沉沉地而略帶紫紅的一種濃密的液體，因她將杯子傾側而慢慢地有些移動，一種刺激而沉重的香氣，在室裏飄動著。那女孩子更覺著驚奇，但也不敢說什麼。她將那清水倒進杯裏，用一箇湯匙攪那水裏濃密的液體。攪了一陣，在鼻上嗅了一會，就送到嘴邊了。

她痛苦地望著杯裏，那半杯紫黑的液體也像痛苦地望著她。她閉緊了牙關，微合上眼睛，張嘴將杯裏的液體傾進去，使勁地嚥下。

她茫然地站了起來，微推着荷香。

——你去吧，荷香。

——哼。她答應着：神經像被一件東西捉住似的驚奇著走出門。

她的門關上了，走到窗邊將窗上門子抽開，才又茫然地倒到床上。這時依舊還聽到那遠遠地歌聲，飄忽的傳來，兩眼裏又濕潤了。她被這歌聲載運著，載運到一箇同樣的歌聲裏：那聲音比較更覺清脆，更覺婉轉而悠揚，像給自然裏所被人發現的音樂所充滿著的喉嚨，使所有的聽者陶醉了。這箇歌者有更美麗而動人的面龐和身體，有聰敏的頭腦，有誠篤的性情，雖然她是一箇妓女，被視爲沒了靈魂的妓女！她可自信靈魂是被保留著，她於是追求著愛在她肉體的割賣之餘。她在每箇顧客裏去尋求，她想他們一定有不少是爲著受了愛的創痛而尋覓一些無可奈何的安慰者。在這裏她想尋出那創痛最深而最被她所愛的給以從來都被保守著的愛情。——那箇被她視爲神聖的，純

潔的愛情！但她尋覓啊尋覓，被遇著的都是一些笑容滿面的得意的濶少，一些額角有光談笑卑鄙的豪商，一些面目死板而官架十足的政客，……他們有的是太太，姨太太，他們來開心的，尋所謂樂的。她恨自己那倒霉的喉嚨爲什麼使這一班東西都纏到她跟前，她恨自己的容貌爲什麼將這些可惡可壓東西引到她房裏！而她所要尋求的呢？……一天天，一天天她的迷夢清淡了清淡了，啊，那不過是箇實際的幻夢！失望，一層一層地積在她心上，……一年年地過著，在她失望積到絕望的時候，有一箇中年的人，他叫陸志偉，來向她求愛了。他說他是世界上的孤獨者，他沒有愛人，他的妻子是石刻的偶像，他的女友是名利的僕從，他要尋覓世界上的真情，他要搜求永久的伴侶，……啊，最後絕望的降臨被打回了，她的心兒動了，她那幻夢的影兒要被實現了！啊！她那保守很久的愛情不知怎麼再也保守不住了，同決堤的水似的，同燎原的火似的，儘量的奔流，儘量的燃燒！愛啊，愛啊，如萬馬奔騰

，如風捲雲湧似的那麼猛烈那麼迅速的愛啊！……於是他雖是不富有，而他們奮鬥著，尤其是她自己，如戰場上以一當百地戰士那樣奮鬥著，終於從搗母的桎梏中逃脫了！啊！她的奮鬥成功了！成功了！……她頓然從那又像天堂而是地獄的牢監中跳進她那理想已久的和平地，安靜地，甜美地，唯愛她家庭裏了！啊！她是成功了！……可是，……啊，這箇歌者，這箇妓女的現在，就是她，就是這倒在床上，淚流滿面的她啊！……

來了，有些聲音來了，她聽到一些匆促的脚步聲漸近了，於是她打斷那過去的思潮。她的牙齒開始緊緊地咬著，有時卻嚴重地上下互相碰擊；手足也不住地拘攣，在床上不斷翻動著；頭，在床上亂碰亂撞；臉上現著苦痛的動作，都表示出內心地難受的痛苦。還有，還有什麼部分上的動作可以表現牠呢？在她理想中以爲即時可以發作的痛苦，誰又料到過了半點鐘還不見動靜？啊，這良心上的痛苦她可一點不好表現呀！來了，聲音更近了！她簡直有



些害怕……

聲音在門上緊急地敲出，她自然不去理解；這時，她倒不望他們找出那箇門路，她希望先在心裏真發現一些動靜。誰曉得呢，聰明的她們，竟會推開一扇玻璃了，啊，那玻璃窗的響動，使她如何恐懼呀！她可真戰慄了！在窗子響動後，便是一箇人的墮地聲，接著兩箇，三箇，……屋裏頓然慌張，恐怖，忙亂！

——怎麼的！新太太！新太太！

幾箇僕婦，女婢都顫聲地跑到床前，有的拉手。有的拖腳，有的揪頭，忙亂地毫無頭緒地在使那筋攣的狀態平復。可是都不中用，她還是不斷地在拘攣。一箇年老的僕婦說：

——這樣子不行呀！趕快要想法叫她吐呀！喫了多少呢？

——我在窗縫裏看見是這隻杯子！荷香顫顫地說：

大家都略停了一下，她乘機更使勁地拘攣起來。那年老的僕婦在低頭皺眉地尋思，在旁邊站住的一箇中年婦人卻冷冷地說：

——叫她吐呀、灌烟袋水、

她聽見了，如同一片尖刀刺上胸膛似的受了一陣寒噤，牙齒因而咬得更緊了。那微閉的眼睛不禁向床外狠毒的一瞬。那老年的僕婦正在說：

——大太太，那箇方法有些人受不住的，我看是用頭髮來搔的好！

那站著的中年婦人在臉上陰險地一笑，正要回答，揪住她的幾箇人卻即刻尋剪刀將荷香辮尾上的頭髮剪下三寸多長的幾十根。於是她也就站在一旁看著不作聲。可是她的牙齒是張不開的，是不能一時張開的

——我說怎樣？一定要用烟袋水灌，不然就用馬桶裏尿和糞來灌也好！牙關緊閉怎麼好搔得着呢……？那中年婦人又說：在她的臉上同時又表著幾箇不同的得意底顏色。

她在床上更加嚇慌了，牙齒的緊閉倒不料成了一箇阻礙！當然的，現在是不能張開這已閉的牙齒，她想：好吧，忍受就得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挽回呢？有她在中間陰謀著總歸是失敗了！她更將牙齒一咬，恨不能將站在旁邊那幸災樂禍的人咬死！

——不，牙齒不板開是不行的！荷香你快去拿根燈草浸在菜油裏點了來！快去，快來！這法子我是曉得的。老僕婦說：

她不覺有些幸望而同時有些懷疑：拿燈草想是不灌烟袋油；但點了燈草怎麼板開牙齒呢？不管牠吧，更咬緊些！這時一陣匆促的脚步聲，荷香進來了，手裏拿了一盞菜油燈走進來交給了那老僕婦，她即刻覺得有一點火光照到了眼前。她還想尋思，冷不防在人中慮忽的來了一箇難忍地焦灼地疼痛，接連又是兩三下，她輕輕苦叫了一聲。那老僕婦說：

——好了，阿彌陀佛！牙齒開了！拿頭髮來！

她才明白，也就將計就計，牙齒不再咬緊了，慢慢地讓牠自然地鬆弛下去。而忽然一支冰冷的銅尺塞進到嘴裏，自己再也動不得了，搖頭，頭被揪著。騷脚。脚也被捉著；……一切都被按伏得不能動彈。在實際上，她卻自喜，勉強板動一陣。就讓她們去擺佈了。這時在喉嚨上忽來了劇烈癢覺，不禁要想狂吐狂嘔一陣，而一切的厭迫都鬆了。老僕婦將她身體翻轉俯伏在床沿，頭部卻空懸著。

她俯伏著，卻又不見吐出；於是又被翻轉了，喉嚨又被頭髮在搔著，一陣噁心，使許多東西都要嘔吐出來，可是結果也沒什麼吐出。而她聽見了：

——哈哈！一箇低聲的冷笑：

這一箇冷笑，給她墮入冰窖似的，全身冷戰了！同時一些羞愧，恥辱的感覺也攻擊著她的良心。忽然一陣翻騰在心裏攪亂著，果然嘔吐出來了。先是一股腐臭的氣味夾著一些半消化的食物，後來在食物裏夾雜一些黑的液體發

現了，大家都默默地，偷偷地互視一下，傳達了各人的驚覺。後來食物吐完，只賸一些酸水向外嘔吐了，在水裏那黑的液體更多些。

忙亂了半天，大家心胸都像去了一推壓制的石頭。只有那大太太像無聊地走向廂房的外間去了。那老僕婦才又向另一箇僕婦說：

——你快到那邊去請老爺過來，吐是吐出了，看還要請醫生吧？

——好，吳媽你去。大太太在門外說：

——是！一箇跟隨大太太來而不會怎麼帮忙的僕婦答應着：

她的心平靜了，這一箇消息才正中她的意境。她一方微微吟呻着，一面轉眼視察了一下。使自己面色更和平一些，於是說：

——唉，謝謝你們！你們休息去吧！留荷香在這裏好了。

——好，新太太，我們去了，您自家忍耐一些，便什麼也沒有了。切不可再短見了！您也息息吧。那老僕婦慈祥地爲她蓋了被，向別人使了一箇眼色

，除荷香外大家都慢慢帶上門退出了。

待僕婦剛走到門外，大太太又緩聲地，而又故延長地說：

——哼！……我當作吃了多少哩！……這一些不吐也不會害死人的！……我那次二兩膏子也沒死……

說後，聽得一些脚步聲走遠了，便又寂然。她雖被那又冷又熱的毒罵使腦袋都氣得發漲了，但她卻緊記著有些更大的急務。她扶著荷香去到梳裝臺邊，勉力地理了一下頭髮，用手巾拭了一下臉。用脂粉掩沒了那淚痕。只有，只有那人中上一箇焦灼的斑點討厭地存在着！她不禁又哭了，忽然門外有了一箇輕輕地跑步聲漸近了，接着一箇僕婦的聲音在說：

——老爺說：忙什麼！等吃過烟的死！死十箇五雙就數完了！

——好，我們回去。我看不需要再打扮了！大太太的聲音還會在窗外發現。陡的一陣猛烈地壓力在腦上打下，她像暈眩了倒在床上，不知經了多少時

候，她不知道是在一箇什麼境地裏，她聽不見了一切，看不見了一切。感不到了一切。……

只曉得這還是夜裏，因為天是沒有亮的。她的房門被推開了，她驚覺地抬起頭，灰黃的燈罩在她的臉上，但是顯然地看得出，淚痕更被流滿面了，那些脂粉給淚水洗去了。推門的那男子緩步地進來，面色是蒼白的，眼光是飄忽而不注定的。不經意地。而略嫌惡地說：

——爲什麼了？

……

——說呀！

——唉，志偉！你這一月來見都不見我呀！她勉強地從床上扶起：

……

——我請你有百次了，現在纔看見你來，來了也好，我們做最後的一次分

別罷。我但祝你永久歡樂地睡在新夫人的懷裏！……

——我可不可以請你不要講這些討厭的話呢？

——可以……她極端忍受的說

——那末我請你安靜些，不要再這樣討人厭，使別人麻煩！也讓我安穩些！我不知爲什麼你一天天變了！死板板地……

——唉！……她只低頭在哭，什麼話也說不出。只覺一切空虛著。

——最好不要再使人麻煩不清，我爲你也麻煩夠了！裝死裝活有什麼意義？你實在不願意我你就……不要見我。

在她臉上不住的筋攣著，經了半响的忍受才抬起頭來想說什麼，而給他臉上一股死板的表情所打回了。她想發怒，但是心中有些不忍就那麼破裂了；想好言勸導他，看這樣情形，那是無望的，而且她現在不敢，因爲她知道要這樣辦，一定使他氣走了；否則哀求他，求他顧惜一些過去的情感，不要使



她陷於過深的失望，但她又不敢，因為他現在已不愛她而厭她了，這樣會使他更討厭；那麼只有不說，伏從地聽他去，可是他去了，他再不會來了，他不會看今天的情面而再來的，那末今天求他之來的心思空費了，而結果呢是零，……一切呢？……結果，她還是移動著踱到他的面前，彷彿是要跪下的語調向他說。

——志偉呀，你可不可以看着過去的情感不再這樣子對我呢？你曉得現在的我是心已碎了，什麼都將成最末的了？你曉得的，我從十七歲被拐騙而墮落了！墮落後雖有那樣和平快樂的家可去，有那安靜甜美的學校可進，然而我為墮落了，不敢再回去！……放棄了天堂，

——好！就到這裏，不許再說了！這裏不是天堂是地獄！你要到天堂回你那倒霉的天堂去吧！

她被雷擊似的震眩了，一種麻木而悚然的感覺在她全身流動了一陣。她還

想拖住他再向他說，而他也已不見了；在窗外却又傳來一箇女人的冷笑，同一箇梟鳥的咀咒似的，冷峭，尖刻，惡毒，使她悚然……

她看那灰黃的燈光，看那深黯的牆壁，那一切靜止死寂的陳設；她又傾聽，傾聽那淒厲的花木啜泣，聽那玻璃的戰慄，那天空征鴻的哀鳴；他又感覺到那死室的空氣，那寂寞到死的靜止，一切黑暗，悲苦，慘痛底一切！這一些，都給她以一種暗示，一種玄妙的暗示。使她找出抽屜裏另一隻裝有紫色濃密液體的茶杯，她接受那種暗示了。

第二天天亮了，大家還都在夢中，荷香從地板上爬起來預備給她新太太蓋上被，無意中觸住她的面孔，使荷香嚇得驚呆了，拖了一根禿禿尾巴的辮子站在那裏半天！……

——完

一九二九，一，二四。在上海西愛咸斯路

## 風雨之夜

白塵

生滿不規則樹木荒草的山壁，被一陣狂風胡亂吻着，嚇得牠們搖頭閃腰地亂躲。驚惶的呼喚，從葉底發出，引起各個的共鳴。一時山響谷應，同一羣被壓迫民衆在槍林彈雨裏悲憤地呼號着一樣地使人奮動。狂風的後面追隨着無情的暴雨，亂箭似的射上各箇柔弱的葉。可是在每箇雨點之後，葉兒於無可如何之境裏還掙扎出一聲反抗地「嗒！」狂風回頭見牠仍在掙扎，轉身來又是一陣蹂躪，心滿意足地去了。不圖牠還是「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地叫，雖然風雨仍在猖獗。

鑲在這山壁裏面的倚翠旅館，是一所中等客寓，三面傍著青翠的高山，一面臨著澄清的湖水。到T地游湖避暑的人，多住在湖濱一帶大飯店裏，像這

里是少有光顧，尤其是常有大風雨的夏天。

在倚翠旅館的門口，便可看見那第一排幾幢住客的房間。在樓上正對著大門的一間裏，住著一箇青年。——一箇帶有幾分憔悴病容而又隱隱表現出富於奮鬥底精神的青年。他沒有坐在房間裏，卻在走廊上徘徊；眼看著旅館的大門，心寄到風雨摧殘著的柔葉底尖梢。暴雨在眼前織了一張密簾，狂風在面前吹起了一層薄霧。但他仍透過風雨在注視著旅館的大門。這時已是午後二時了，灰黯的天空卻表現不出一點早晚。

大門口連引起人們注意的人影兒都沒一箇，旅客們只在房裏睡覺，帳房先生的算盤也不那末清脆地響，茶房也都在打盹，一切逃進沉寂，都在睡眠狀態裏。一條被風雨吹打，被人們四處驅逐地黃狗，踟躕地，遲疑地偷進大門。牠垂著頭，儉著步，失盡了固有的悍態。少年的目光移注到牠，突引起無限地，莫名地一些特異的感情，他踱下樓將牠引上來，茶房在打盹，誰也不

曉得。

他給牠摩撫，牠答以失敗者的服從，在少年的撫慰裏，失意地，靜寂地睡了。他又踱到欄杆邊，儘望著大門。輕輕薄霧，軟軟雨簾，依舊遮在眼前，風聲雨聲正似一首悲壯的死曲在合奏。他疑惑世界是滅亡了，因為他恐怕她在S埠得了什麼危險。即時，他又像受了什麼神祕的啓示似的：

——茶房！茶房！茶房！！

——噓！兩三箇茶房從睡夢裏同時答著：睡著的狗也抬一抬，四周的空氣頓形嚴重了。

他吩咐茶房去拿新聞報，頓時一箇少女爲社會的侮辱與經濟的壓迫底自殺攝影，閃到他眼前。他不由哭了，而茶房走進來了。他在S埠的本埠新聞裏逐條逐條地看了過去，可沒有一條關於她或相似她的記載。他這時倒惘然了，面色很和平，像喜悅與恐懼調和他的感覺。

一張張胡亂地翻了一陣，一段火車時間表使他的眼睛留住了。他注意從S埠到T地來的車子，計十二點半一次，三點，六點。各有一次。她本約定隨十二點半到站的車子來的，回到旅館可在一點半鐘。現在兩點早過了，緊張的神情暫時弛緩下來。在箱子裏翻出一本「隔絕」，在無意識地看著，不到三頁，已使他厭惡地丟在一旁。搬張凳子又坐到欄杆邊，靜靜地瞧著大門。可是又禁不住無聊地侵伐，復取出「隔絕」在慢慢地讀。他看完兩頁，計算時間是三分鐘。他想：將這八十頁的小冊子看完正四點鐘，三點鐘車到，那不是正好！他很耐心地看書。

這「隔絕」的作者要看他這樣延挨刑罰似的看他底著作，至少要氣死！他看了幾頁，就算著比例，知道看了十分之一了；這樣下去經過八分之一，五分之一，四分之一，……他數著監禁的日數一般地數到七十頁了！他的心不住的跳動，那使他發狂地幸福就要降臨了！草草地將其餘十頁看完，帶著全

量的希望，把眼睛從書本上搬到樓底下的大門邊。這時樹葉仍在山壁裏哀鳴，風雨仍在殘暴地示威，他眼前還是一張雨簾，一層薄霧。大門口還是靜悄悄地什麼也沒有。

他回頭望鐘，四點還欠十五分。他詫異自己看書的速率增大了！他只待勉強地忍耐地坐著，靜望著大門，心想至多也不過十五分鐘。這時一切仍在寂寂地，連他的腦子都一無所思地靜著。忽然輕輕地脚步在他後面襲來，他心裏一動，想想啊！她回來了！她想偷偷地嚇我哩！即時又覺她的手來握他的手了，他也故意地猛力地一回頭，嘴裏還叫著：

——喂！

那隻狗子慌忙縮回嗅他手的鼻子，並同時倒退了幾步，向他發怔。

——鐘！鐘！……這是四點鐘。

他再沒法躲開這樣難度的時間了，倒在床上，拉開被蒙了頭，緊閉上眼睛。

去睡。可是白發了一身汗，風雨仍舊不休，狗在床前搔癢。

他平一平氣，才慢慢地引進了夢中。於是在這箇小的環境裏，什麼都沒有了，除了一些靜寂過度而從極遠處飛來的不能分別地聲音。

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忽然被驚醒了：

——田先生，天不早了！吃飯吧！午飯還沒吃哩！

——唔！……幾點鐘了？

——六點半了！先生。

——哦！六點半？！

他忽地從床上跳起，即刻跑到欄杆邊坐著，靜望著門口，什麼也沒說。茶房莫明其妙地走開了。

一切在他都變了，風雨變了諧和的音樂，陰雲變了美麗的晚霞，空氣只覺恬靜，什麼都充滿著生趣。他將眼閉著，他使他的眼透過了所有的屏障，一



一切都變成玻璃般透明。他可以看見她已下了火車，並且離開車站很遠，快到且橋了。他的眼睛又使車子跑得飛快，沿著望雲路，穿過大吉路，……飛一般來了，到了，到了倚翠旅館的大門了，下車了，進門了！快樂迸開他的眼，可是倚翠旅館從大門一直到後面的廁所裏都一無變動。風雨一切在他耳膜裏的感覺，頓時降落與一般人一樣。狗在他面前搖著尾巴，也不敢走攏來。

希望在他心頭更復燃燒，因為時鐘還指在六鐘五十分。

同樣地，閉了眼在腦裏佈好了路線。她坐著車子慢慢向倚翠旅館進行，下車了，進門了。天哪！竟使他又失望了！

——鏜……敲了七下。

他感覺一切都完了，甚至她的愛情，也像有些動搖。一付沒了光的眼，死釘住大門。他覺得狗又在嗅他的手，搖尾巴了；但是一種觸覺上的驚異，使他不知是失望還是幸福的降臨，也不知要笑還是哭。

——滄……鷗！

——唔！梅村！？

她幾乎全身都打濕了，頭髮撩亂著，就在他身旁。那含淚的笑容，那微顫的手指，更使他墮入睡眠似的驚疑裏。但即刻他們緊偎的擁抱了，這才證明他們存在的真實，狗在旁邊低吼著。

誰曉得呢？歡樂都是這麼短促的，並且藏在牠後面的就是牠的仇敵，那箇使他恐懼的悲哀。

——怎麼樣？我的梅！

——人類總該是活不轉了，同情也永不會被發現於字典之外的！我想：這還有什麼說呢？要生存，還得要硬一硬我們的骨頭！公司裏對我倆的辭退已發表了！吳經理雖然極誠懇地同情著我們，可是那禁得住他們的要挾？潔如那裏等到十二點鐘才找到五塊錢，車子也趕不上了，而五塊錢才合來回的車

費。

她由興奮地的聲音變到頹喪地了。空氣也要變了，他忽地故意地無事似的帶笑地說：

——梅，這有什麼！好，我們明早就搬吧！書店的錢允一星期內寄來。這兩天你很辛苦，今晚好休息一下；……現在吃飯吧？

——明天搬，……明天搬？你去結過賬沒有？

——十四塊一角四分。

——那怎麼辦呢？我只有四塊錢呀！

——我這裏還有十一塊多錢，那麼先算一下吧。

五分鐘後，茶房拿回六箇銅板對他說：

——十四塊一角四分大洋，這裏六箇銅板是兩角上找回的。先生，現在怎麼走呢？這樣大的雨！明早午前走房金是一樣地！龔小姐已回來了，開飯吧

？

——不，不，我們因為有要緊的事即刻要得去，你叫兩部車子來，說到碧霞……

——阿龍！來！這洋錢……樓下的聲音。

茶房不等他的話完，慌張跑下樓去，不過一分鐘的光景，又跑上樓來。

——田先生，對不住，這塊洋錢不大好用，請掉一掉……

——怎麼樣？

——恐怕是銅的。田先生。

——銅的？混蛋！這家舖子真混蛋！我剛才在對面那家煙紙店兌的，他這麼欺人，我去找他！

嘴裏這麼說，心裏也想毫不踏腳地將身上僅有的一塊錢掉給茶房，可是不漂亮的手，終究快不起來，而終究要掏給他。茶房出去了，她笑了。

——吃飯吧？吃下吐不出哩！

兩人相顧一笑，感著一陣酸楚的滑稽底痛苦。

——好，你坐一坐，我去去就來。

他一面匆匆向樓下跑去，出了大門，才想起那被遺忘了的風雨，仍舊在那兒沒停。他邁開大步，一氣跑到離旅館兩百步遠黃莊去，找到看莊的老頭子張華堂。但他怎麼辦呢？不住的心跳。

——老先生，對不住，我有件事想找你呢？——他頓了一下等不出回答——剛才從雨中回來預備就來搬到碧霞宮了，那你介紹的地方真好啊！不圖同旅館算賬時，皮夾子沒有了！那是丟在車子上了！到那裏去找呢？唉，老先生請你想點法子好不好？橫豎還缺少的有限，不過幾塊錢……這真對不起，我就要搬哩！

——唉！這真是不幸！皮夾子會丟了！

——不知怎麼丟在車上了！現在無從尋覓，老先生，請你無論……

——真是不辛！你看，——又向著他的老婆——田先生的錢袋子丟了！這怎麼辦呢？你身上還有錢借給田先生用一用嗎？

——唉！這怎麼好？……離鄉背井的人把錢丟了！……現在，——她雖向著她的丈夫——那裏還有錢！今早不是買了兩斗米嗎？這怎麼好呢？——田先生？

——不一定多少，就是……

——那麼去找找人吧，來，同我同去，田先生。

老張撐了傘，他冒雨跟著走，想快也不行。先到恆順洋貨店，老板不在家，沒人做主。大興米店的老板娘子還未見老張開口，先告訴他丈夫病了。一連又去了兩家，都是用了他們很平常的話回絕了。最後到順泰紙煙店去，他想跟老張走進去，一抬頭，看見對面便是倚翠旅館，忙又走開等著，心裏又

將痛苦得笑起來了。老張在那兒講了半天話，才看見一位小老板抽開櫃子，用手在櫃裏檢了好幾下，他心又跳了，希望隨那手的檢動而增加。老張也歡喜的走近了。

——好，對不住，老先生，累你跑了！在這樣雨裏，罪過，罪過！

——說那裏話？不過這小地方是借不到多錢。

老張將手張開，將一隻一隻雙角子數給滄鷗。他不禁在心裏叫了一聲：「唉！原來是角子！」但他還是拿些感激的話來掩了臉上的失望。眼望著老張一步步去了，將六隻角子在袋裏一隻一隻數來數去，數箇不休。這時覺得六箇角子，確也不是很少的數目，不禁在衣袋裏使勁兒搖了幾下，好像一種極神祕極微妙的仙樂在天空中振蕩著似的，使那條追隨著他的黃狗也側著耳朵驚異地靠著他的衣袋。

雨點已經濕透了他的薄薄衣，不禁淌下幾粒日暮途窮似的悲哀底酸淚。抬

頭看見旅館，想起在裏面盼望著的梅村，頓時又振起精神，鼓起笑容回到旅館的樓上。

他又得意地將茶房叫了來，他給了倒馬桶的兩角錢，洗衣服的兩角錢，這時還剩下八角錢六箇銅板。茶房已應了兩箇「是」字，但還站著不動。

——這六角錢給你吧，不過，——他知道將有一箇不可避免的侮辱發現，早掉轉臉向著窗外欄杆——不過少些吧！

茶房對著六角錢看了半響，很做了幾付表情，忍了幾次嘴裏剛要說出的話，不屑地拿了錢，懶懶地似乎說了一聲「謝謝」。

房門一響，他才安心地轉過身來，但還聽到門外的低語。梅村也從那假睡的狀態裏轉來，兩戰敗歸來的武士似的，相顧一下，慘然一笑，各人低頭整理那簡單的行裝。滄鷗走來走去，有時還聽見那高貴的一塊銅洋錢，一隻角子和六箇平民似的銅板底互響聲，唱和著窗外的風雨。



行李結束停當，已經八點鐘。

——茶房！茶房！

起初他還以為是喉嚨乾了叫不響；他自己開了門，頓時醒悟了，臉紅了，輕步走到談著閑話的茶房面前。

——請問你：此地坐車子到碧霞宮多少錢？

——一角錢！

——請……

——這樣雨天那有車子？……

茶房不高興地轉臉又去講話了，他挨刑搬走向房裏。

——梅，你守我一會兒，我先將箱子搬去再來。這卻不會像公司裏搬不出

！

——很近吧？我也提隻箱子一道去得了！

——箱子過重了，風雨又大你跟不上我走的！好，你不要來！

他提起一箇行李匆匆跑下樓了；在許多嫵笑的驚訝裏，紅著臉，將行李舉高遮了射到臉上的燈光，這樣走出大門，剛一出門，風雨就立即迎接著他。湖上黑漆漆沒有一點光亮，水聲澎湃，失了固有的安靜。他在這雨水沖洗了臉上淚水的途程裏，發現那隻黃狗還跟在後面，山壁裏的樹聲還帶著永久掙扎的勇氣。他興奮了，一鼓勇跑到碧霞宮門前。

小和尚很驚訝地開了門，將他引到預備好了的東廂房裏，黯淡的燈光，顯出許多神祕的景象。這時在他倒好像看見了期待很久的天堂。放下箱子又回到旅館，她正在抽理那一絲一絲過去的回憶，淚珠落濕了枕頭。

——啊！苦了你了！我的鷗！……她哭了。

梅，不要這樣，我雖受了一些苦，但因此獲得你真正地全量地愛，這是多大的酬勞啊！我還求什麼呢？這一些苦真不算什麼，這還不是全社會對

我們的遺棄啊！就是那樣吧，窮山深谷裏都可找出我們的天堂！還有，還有那永久的樂園，是永遠歡迎著我們的！窮人最後的武器還有東西啊！我的梅，起來，我們去啊！那裏預備好了。

——滄鷗·是啊，我也只剩那最後的武器了！別的還有什麼呢？天哪！只可憐了你；人心是這樣地壞，用私黨報一己的仇，我對這社會還希望什麼呢？……

——梅妹，你得拿一些勇氣出來，公理永遠是存在的！但不是存在於現在的！我們現在暫避一時，過了一箇月後我的理想的作品完成，那時或者別人會明白我們了！經濟，稿費就到了，這一禮拜拚著不出門就得了。只要，只要我們的愛情永結的，什麼也不怕！……

在談話裏他們居然毫不介意的出了旅館的大門，風雨在他們身上好像那一切毀譽在他們心頭一樣地隨便過去。他們過了幾分鐘變快活地坐在那淒冷的

碧霞宮的東廂房。當家和尙出來問他們的好。

——田先生，哦，來了！這晚搬了來，很辛苦了！早點安息吧！好，明早再見！

和尙一邊說，腳已跨出了門，在他正要講那預備好了的話時，他已經出去了。這時倒更覺肚裏餓得厲害，可是向全院落裏一看，黑黢黢地一點兒光亮不見，知道失望是早被決定了！

——天哪！你只要我們吃愛情的餐料嗎？

滄鷗苦笑著，地下起了一些鼾聲，原來那隻黃狗在地下睡著了，他指著狗說：

——梅，這裏面或許有些晚餐待著我們哩！好，明早再見！

不一忽，這院落裏僅有的一點燈光，也迫逐已去的光明而去了！黑暗好像是戲劇裏最後的幕布一樣慢慢地垂下。可是幕外瀟瀟地風雨仍舊不停，遠遠

山壁裏一切的呼聲，依然那樣淒厲！

一七，五，二十。西湖棲霞嶺

## 孤寂的樓上

白塵

他從床底下檢出兩張舊報紙，將放在床上的幾塊黑色子貓皮鄭重地包起；一面又皺了一下眉頭，轉臉向那正向天空凝視地素霞說：

——素霞，那兒還有報紙嗎？這十幾塊錢的東西用這破報紙包裹未免過不相稱了！你的床底下呢？……

——你怎麼又忘了？所有的舊報紙不是早就賣掉了？

他也恍然了，將包裹放在臺上又走向素霞身邊去，用左臂抱着她的身體，低下頭去，一邊微笑着密密地吻着她的嘴。這是他們的習慣：除了他倆一道

兒出去外，每逢他或她出去，兩人都要緊緊地擁抱親吻一次，好像這一個吻裏互相吸出別一個人的靈魂可以安慰自己這一會兒的別離。今天，她更加緊密地抱着他的身子，更緊密地吸着他的嘴。異樣地，奇怪地用眼睛望著他。當他明瞭地看見她的面部時：

——怎麼？……霞，你很感傷吧？你是對這件東西有些依戀的話，我們還是不賣牠吧！橫豎今天可以拿到稿費的。

——不是，你快點去賣吧，我不過想起了過去，心裏有些難過。今天晚上我還買二百錢牛肉給你吃酒好不好？好，你去吧！

——那末，你也不要再想那些過去的事了！過去終是過去了，未來還是未來，過去與未來，被現在的刀子割開，就同割開了腐爛與完美的各不相關！霞，我同你不止說過一次了；我，你還不明白？你不要故意再蹂躪你現在聖潔的腦府了！我的霞，好好地，不要這樣了；冷吧？你還是睡到被裏去；

今天有了錢，就替你買一件毛絨衣回來，你要什麼顏色？

——不，不！——她叫了起來：——你去吧，毛絨衣你不要買，我明天自己去選擇！……好，你去吧，……來，來，來！再給我吻一下吧，雪。……

他把自己的臉放在她的嘴下，讓她任意地在各部都吻到了，才又緊緊地互相擁抱起來。不同的感覺在密密的吻裏傳到各人心頭。他聽到從黃浦灘傳來的沉重的鐘聲敲了兩點，就握了她的手：

——好，霞，我去了，再見。

——好，再見了！……

在她那「再見」兩字以下的「了」字聲音的末尾，含有許多不同的成分似的，使他剛要走而又停了下來。

——怎麼？你又哭了！我的霞。

——沒什麼，我想起你這樣地奔走心中慚愧……

——唉，怎麼你現在又講起這樣的話來？不要哭，……好了，再見，我六點鐘以前就可回來的。

★ ★ ★ ★ ★

在昨天的晚上，他從銀宮書局裏回來，兩腿很疲倦了。倒在床上休息。她走過來說，

——怎麼了？今天還沒有付？

——雖然沒付，但今天總碰到那編輯先生了，他說：「明天下午五點鐘你來，我交給你。」

——交錢給你？

——當然。霞，我們總算到明天就可以自由了。有了四十塊錢，我們可以還了三月房租十五元，還了米店五元，再贖十塊錢當，——那是要滿當了的。一件壞皮袍，一件你的大衣。再還五塊錢零賬，剩有五塊錢可以又過幾天了。



他很覺得意似的微笑了，她卻忽然想起了什麼。凝思了一忽，蹲下身子撫出床底下的籐箱，翻弄了一陣，取出一個紙包。低低地叫了起來：

——啊！這是新發現！這不是還可賣錢嗎？

——什麼！？

原來她找出了她外套上拆下地幾塊子貓皮。她的一件外套還是她在羣光公司拍影戲穿的，在春天爲了天氣將領上，袖上，底擺上的黑子貓皮拆下換了黑絨。現在天氣雖已近嚴冬，但那件外套她再也不願穿，覺得那種形式很不合於她現有的地位。並且是已經送進當舖好久了！她將皮子取了出來，兩人像從地窖裏獲了寶藏，臉上起了一陣欣喜的笑容。她說：

——這箇可以賣四五塊錢吧？至少三塊……？

——我想不止！買多少錢？

——買時一共要十六塊哩！因為當去年縫牠時裁縫說不要皮子三十塊錢可縫，而我這件縫了四十六塊！

到底能值多少錢？兩人都也不敢決定。於是他們想出妙計：她拿了皮子走到離開他們住處不遠地一家成衣舖去，說明這皮子要縫上外套去，看夠不夠料子。裁縫很客氣地量了一陣說：

——還欠到四寸寬一尺二長的一塊。小姐。

——要添塊料子呢，多少錢？

——兩塊四角錢至少了！這料子我們要到店子裏去買的。

她欣然回來了，在他倆幾經考慮之後，便決定這幾塊皮子，——一共有四寸寬八尺長，可以賣到八塊至十塊錢之間。因為他說：

——我說如何？他賣兩塊錢一尺，我賣壹塊錢一尺，這是至少的價格了，八塊錢一準可賣！……唉，你說三四塊錢真傻了！

——誰曉得呢？早知這箇可賣八塊錢，再也不當你的被使你受凍啊！……  
做夢也沒想到我們還有八塊錢的資產哩！

兩人都興奮了，用手摩撫着皮子，光滑滑地在皮膚上起些特異的觸覺，這觸覺，就好像是牠偉大價值的表現！於是他們不住的摩撫著，摩撫著，不忍釋手，並且將牠帶到了夢裏。



他出門了，那蕭條縮瑟的馬路，頓起了一陣淒涼的空氣撲上他的心頭。天空中用了人們所謂電線的琴弦，吹出無限淒婉哀怨的歌聲，是鼓舞這人類的弱者向前奮鬥呢，是譏笑著他的失意呢？這條離徐家匯不遠的路，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像被上海人所遺忘了似的無人顧問，各式的車輪更懶得向這裏擺動威武。當然，這裏也還有高大的洋房，雄偉的建築，但那些是有汽車階級的人們爲避鬧市的喧囂，求環境的靜寂而來的。在他們本來也沒有什麼分別：

這條馬路與那條馬路，再隔這些也經不過汽車的縱橫馳驅。而在這寥落的洋房以外的居住者，不是保守著祖傳下來的地皮希望菜田變成廣廈，那只有住鬧市不起的社會落伍者！他住的地方是一排六幢市房的一角樓上，這地方，最近的過去還被稱為上海底巴黎拉丁區，可是最近的最近，那一班波希米亞人想都一箇箇搬了，搬到比較繁華些的，交通便利些的別一條路上去了，這裏只剩下他和她，六幢空房子裏孤伶伶地只剩下他和她。但她倆也不願搬開。而他們根本就想到這裏來住的。鬧市裏有他們的份？他們舊朋友的團體中有他們的份？他倆是被棄於他們的，他倆只好住在這條被上海人所遺忘的路上，他倆也就被人們永遠忘了吧！

他勉強將身體振作一下：伸直了頸子，挺直了腰，加快了腿下的速率。以爲「冷」便可以嚇跑了！但夾袍子終不是二十四度天氣的勁敵，眼看著別人挺胸凸肚地在馬路上高視闊步！行行重行行，到了霞飛路的中段，似乎有什

麼事該做了，聽了呼呼聲裏夾著鏗鏘的聲音，才恍然知道自己身上連坐電車的銅板都沒了！

——電車這樣快，坐在裏面風過大了！恐怕還不如走走好，又曬太陽，又加自身的熱度，多麼好！走，走！

這樣的長途，——從他家裏到法租界的鄭家木橋！需要的時間，至少半點鐘以上！他想法來消磨他的時間——乾脆說，忘卻他的冷與疲倦吧！這是有舊法可遵的：於是他想到她的過去，想到他倆的現在，想到她今天……

——她現在還這樣虛心對我，真過虛心了！她雖委身於那種被社會所欺侮的事業中，那也是社會環境所壓迫呵！自從認識了我以後，她不是即日脫離了那種事業而日日來受我的教育麼？從此，她變了一箇人，變了一箇幾乎絕端相反的人！奢華與樸素，輕薄與誠篤，狂浪與安靜……一切世界上壞與好相反的名詞都可以做她前後兩種生活的分野！她是完人了，她現在是世界上

最好的女性了！她還虛心過去，過去是同死滅去的東西一樣呵！這有什麼？要是說她負了過去，那現在才負了她哩！同我受著這樣地窮！……

他想到這裏，感到一些勝利的歡悅，脚下才快了起來。

——今天必得使她快活一些，靠近四馬路一家醬鴨不是她以前最喜歡的？呵！至少有半年不曾吃過了！皮子要賣十塊錢，一定買一隻整鴨子給她吃！

……毛絨衫，手套，——是啊！她的手要凍僵了！還有，……

忽然，在左臂上發現了一陣壓力，他停了腳，將頭轉過去。

——癩三！啥物事？

這是他萬想不到的事！居然自己也可得箇癩三的尊號！但他曉得了，立刻對他身旁站住的蓬鬆長鬚的偉人擺下很莊重的臉色，一邊將低包打開給他看，又用英文說了一句：

——這是我自己的東西，大衣上的皮子！

於是偉人頂著那偉大而有色彩的頭走開了。

——他反嘆了氣：——要是沒有素霞，我倒情願和你去吃幾天飯哩！

他再注意四周，才知道已到了愛多亞路石路口了。他的思潮結束了，注意兩邊衣莊，但都沒有賣零皮子的。心裏不覺一慌，大著面皮向一家衣莊的店夥很客氣地問了，才知道過了四馬路才有這種店。

四馬路過了，在西面發現了一間門面一家的小店，門口掛了幾件棉袍子和男人的中國式大衣，店裏掛了不少的各式零碎皮子。櫃台的木頭是暗淡的灰黃色襯了店面不見光明的內部，滿呈現出一股「死」氣。在櫃台的一段是裝了玻璃的面子，外面也有三四寸寬的一塊玻璃，可以看見裏面一塊塊的碎皮子。他想是了，這便是所謂賣碎皮子的店。他隨便走進第二家去。

——買什麼？一箇店員似乎很客氣的問。

他很鄭重地放開紙包，因為他覺得這要算箇「不算小」的生意了。

——這樣的皮子

——到底是買，是賣！？他的聲音可不客氣了。

他抬頭向那店員看了一眼，才看清了他的尊容：色彩是紅而有光；形狀是圓而且大；筋肉是粗而且「橫」；各部說來：鼻子，他的肉好像也被兩頰所佔有所以又短又小；眼睛也像因筋肉過發達而少佔一些地位；嘴可不同，將眼與鼻子所讓給面皮的地位討還了，加倍地討還了！他看了店員的面孔，聽了店員的聲音，想了自己的主意，於是說：

——買這樣的皮子，要四寸寬一尺二長的一塊！好多錢？

——有，有，有！

店員很臃腫似的徐徐地從裏面找出幾塊皮子，那倒是同他的一樣。那位偉大面孔的店員檢出一塊較小的說：

——就這一塊吧？不止那麼大了！



——多少錢？

——三塊大洋！不二價！

哦！在他心裏真要笑了！真要賣兩塊錢一尺了！兩塊賣一塊，還要賣八塊錢哩！他想。

——三塊？那有這樣的價錢？少了還賣？

——東西好呀！東西好呀！

——東西好不好我曉得，但你少一箇錢不賣要多少？因為我不能還你的價

……

——那末你給多少？那位店員睜大了眼睛，——雖然不大，像箇老鼠的眼睛，但頗有幾分兇像，不等他說完搶了說：

——我不還你價，你說你最少要賣多少錢，我去告訴這箇要皮子的人，他要，我就來替他買，這樣不……他以為他不曾聽見他的意思，這樣詳細地向

他解釋：

——難道一箇錢不值？你不還價？那位店員聲色俱厲。

——你看你，我不是說你皮子不值錢，我回頭來買你的，現在問箇價錢也不可以？你兇什麼？

——哼！豬糞！不買東西你問什麼價？開店給你尋開心的呀！豬糞！買不起東西……

——你罵誰！你還渾賬東西！你是豬糞！

——你這狗畜的！買不起東西快滾！快滾！

——你媽特皮！你這狗王八出來我打你！

——打我？哼！滾吧！

——你出來，我打死你這箇舅子！

——你這小舅子！豬糞！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店裏另一箇店員推住他說：

——你這小舅子，……

他一腔憤怒真想搶上去在那副醜惡的臉上打幾箇痛快的嘴巴，可是遠遠地看見那位稱他癩三的偉人慢慢地踱來了，又想起家裏的素霞，痛苦的眼淚暗流了，在那另一箇店員調解似的推送之下走出了店門便又聽見一陣哈哈的笑聲說：

——豬糞！那裏買得起？這是那箇調解的店員的聲音。

他用手帕拭了眼角上的一些淚痕，全身在氣得戰慄着走進另一家店裏，但他的希望又來了，至少一塊錢一尺，要賣八塊！

——弗要，沒用場！

這是他說明了要賣皮子的來意而一位店員看過了皮子之後說的，並且說後特意將臉掉轉過去。他沒趣地將皮子又包起來出店門。

——這有什麼稀罕！量想你這樣小店是買不起！他想：

於是他又走進一家店子了，可是幾家店子的裝飾，色彩，門面都是一樣地，除了字號上一兩字不同。但這箇他也不要，又向那店裏年紀略老一些的店員說：「要賣皮子。紙包又打開了，店員將皮子翻來翻去地看了幾遍，好像要在皮子裏發現一點金子和珍珠似的仔細。他心裏雖覺討厭，但一想這是碰到真正識主心裏也就歡喜了。」

——賣多少錢呢？

——這箇，買時聽說買十六塊錢，現在只想賣頭十塊……

——去，去，去，去，去，去，……

那位店員將眉頭一皺，一邊急忙走開，一邊同驅喚什麼似的嘴裏一連呼出一串去字。將他弄得莫明其妙地望着他，

——怎麼？你給多少錢？

——去，去，去，……不要，不要，不要，……說着，躲到裏邊去了，像遇了魔鬼似的。

又去了幾家，但都沒有人要，有的打開皮子看看發了一聲冷笑，搖搖頭轉臉說話去了，

有的動也不動，只將眼睛向他皮上斜視了一下，輕輕淡淡地說聲「不要」，說得異常隨便，就像他不曾說話似的；有的聽說賣給他，早就搖了頭的。一直又走了七八家，才有一箇店裏仔細看他的皮子，並且問他價錢，

——賣八塊錢。他擔心地說著：

——哈哈！八塊錢！那位夥計走開了。

新的也不過幾角錢一尺。另一箇伙計用一箇譏諷的眼光向他一閃，微笑着說：

——買時買十六塊哩！

——去，去，你還賣給他去！

到後來，有一家說他的皮子將腐了，毛子雖很好。並且他家是不收買皮子的。但到這時報紙已破了，幾乎包不起皮子。

沿四馬路向西，到了跑馬廳只見全場上煙霧瀰漫著，電燈在乘夕陽將墮，一箇箇偷偷發起光來。市聲在同海潮似的澎湃起伏，夜的上海已經開始啓幕了。他沿著跑馬廳垂著頭走，一切聲音在他耳外便消滅了。他忘了一切，失了一切，只默默地沿著跑馬廳走。

忽然他看見，看見血一般的夕陽插進一半到西山之背去了，拖在腳上的長影也沒有了，只在跑馬的場上還看得出一些如垂死的紅光依戀著，最後依戀著這箇世界。他也傷心起來，覺得這箇日暮途窮之境正是爲他佈的背景。……雖然現在到銀宮書局裏可拿到四十塊錢稿費，但還了債能用幾天？朋友們哩，除了少數同樣窮困的而外，誰不是各自去了？家庭呢，自從與素霞同

居以後，對他是無形驅逐了，雖然他是時時懷念著他的老父慈母。對於素霞呢，雖說是救她出了地獄而登天堂，可是天堂是心上的，這天堂沒有使人長飽的仙果，沒有使人不知冷熱的仙衣，在某一方面講：還不是她將從天堂裏拖下地獄？自己，文不能當書記生，武不能當茶房！究竟可以拿什麼養自己，更拿什麼養素霞？呵，他瞻顧前途，心同夕陽一樣下沉了！……

這時候，夜的上海活動了，汽車，電車，黃包車，腳踏車，馬車裝載了一些活動的死屍，在用汗和血築成的光滑馬路上來回陳列展覽。他們——這些活動的死屍，穿著光滑地，閃爍地，奇異地織物的衣服，上面又加上一件輕暖的外套，那外套上不是白如縞雪的白毛子，便是漆黑而有光的毛子。有的把毛子藏在裏面，有的把毛子翻在外面，……

——你們這些行屍走肉呀！我要剝你們身上的衣裳，剝你們的皮，抽了你們的骨，扯了你們的筋！……不，我要將你們的肉細細切爛，去喂狗，喂

狠！你們這般窮人的仇敵！

然而他眼看見銀宮書局的招牌擠進他的眼睛時，心裏覺得安慰些了，希望又復燃了，拿了錢以後回去再寫一兩篇短稿子來，這是很容易的事啊！「世界上的事不能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好，也不如我們想像的那麼壞！」還不是絕望的時候呢！至少還有箇素霞在，那就是他希望的泉源了！

他見到了編輯先生，編輯先生輕輕說聲「請坐。」從抽屜裏取去一箇紙裏遞到他面前，

——現在快到年底了，店裏沒有多錢，所以稿子祇好退還，最好明年再拿來，雖然裏面還有些不妥……

——什麼？！你昨天……？

——是啊，昨天我是約你五點鐘來，交稿子給你，現在已過了五點鐘哩！編輯先生還是很穩重地說，



——你！……

他要說什麼呢？可是喉嚨不住的咳嗽起來了，聲音也覺破啞了，想大聲地叫也叫不出。他才想起有一箇多禮拜沒有吃飯了，吃的是他不能常吃的麩條子。今天又同那皮子店裏人相罵過。

——你不要著急，明年再來吧！編輯先生站了起來表示送客。他的話在喉嚨裏變成一滴一滴淚珠，兩眼睜大了望著那編輯先生，抓起那捲稿子只聽一陣乾脆的聲音「吱！吱！……」變成無數的紙片擲向那位編輯先生的臉上。

——哼，信真先生，我問你：我稿子什麼時候拿來的？至少有一二十次問你，你沒有說不要，只說款子快到了！現在你不要了；不要，我也不見得就餓死！……好，你那資本家的臭架子永遠不要再在我面前擺了！我只要能生在這世界上，都有一天會使你認識我這箇窮人，認識我這箇無名的文丐！……

他拚命地講出幾句話，一陣咳嗽又連續而來，他可揚長而去，雖然編輯先生發怒了，

——你這是什麼態度？你對我？！……流氓！

夜的上海依然活動着，汽車，包車……飛馳着，活動的死屍被拖着向各處去。

他垂着頭向回家的路上走，汽車的喇叭像那賣皮子店裏的店員，也像書店的編輯先生發怒似的向他吼，他恨不能揪住飛馳的汽車向山壁上摔去！……：但想到他那守在家裏的素霞，心裏便緊急了！

馬路旁大商店的玻璃窗裏都是貴重的物件，每一件東西都可以值到他倆若干日衣食的代價。他想打開玻璃拿他幾件吧！

——搶！這箇世界不搶的人只有餓死！我餓死可以，我不能使那可愛的素霞只吃靈魂的糧食！搶他一兩件，在他們值得什麼？……搶什麼？這家腳

踏車店，好，一輛車子就是送到當舖裏也要一二十塊錢！……可是我騎不來，拖在手裏跑不快！……手錶，這是最好拿的東西，素霞的錶當了十塊，已滿了，拿幾隻就算賠償吧！……可是窗子玻璃這麼厚，怎麼打破？打破了不是已驚動了人？……前而那個人穿的多麼漂亮！跟他走，到暗地下剝他衣裳！……但他的力量要我大呢？……

忽然，那箇叫他癡三的偉人又跑到他的腦裏來了，又捏住他的左臂，於是覺得這是危險的勾當！倘若不成那正是害了素霞！他又開始尋覓，馬路上不會有人遺失皮夾嗎？

可是馬路上光滑滑地什麼也沒有，街樹的根旁也看不見像鈔票的紙張。金銀的首飾也不會遺落在路的裂縫裏。跟在一兩箇闊人後面走，半晌也不見有遺落東西的預兆。——或是掏掏衣袋，或是小便都可以使皮夾子遺失呀！在煙紙店門口，那些兌錢的也都全很仔細再也不會拿遺失過！走過當舖的門口

，只遇到幾箇送東西進去的，出來的也都像他自己一樣將錢放在最裏面一件衣裳的袋子裏。路上雖看見信封，但都是壞的，拆過了的，而不是掛號的信件被郵差失落的！

有大商店的馬路走完了，走到僻靜黑暗的路上了，還有什麼念頭？人跡也稀少，路上也沒有什麼發現！……不，有了，在遠遠地有一塊東西在發著奇異的光芒！那是什麼？至少是一塊洋錢！不圖在黑暗的路上倒有東西！是的，光明的路上早被別人拾去哪！他想！

他慢慢地走，不想三脚兩步就走到。一方心裏打算：多少都有些東西回去安慰她了！買什麼呢？唉，還是十六箇銅板買一只豬耳朵吧！唉，什麼希望都成了泡影！只有這一點東西安慰她啊！

終於走近了，那是什麼？真是洋錢，可是燒給死人用的假洋錢，一堆紙灰旁邊的一箇剩餘未燒的紙洋錢在發出奇異的光芒！

——算了！快回去，去同她痛哭一場去吧！去受她的撫慰去吧！快，快回去！她是如何地等候我啣！

他很快地回到他住的那條路上了，看見自己樓上的燈光了，雖然痛苦得落下了淚，心裏卻如將見慈母的乳兒一樣地快活。匆匆地奔上樓，可是沒有看見她來迎接；她藏在門後嗎？他走到門口也沒見她來嚇他，她睡了嗎？她的床上是空的。

——素霞！素霞！素霞！素霞！……

他拚命的叫，只有空屋的迴音應著。他哭了，看看屋裏一切依舊地未改，只少了他的素霞，那臺子上是什麼？

啊！那早她的信！

雪哥，親愛的雪哥：

被你救出了地獄的不僅是我的身子！我應當怎樣來愛你？可是一切困住

了我們！

你的一切幸福可算都被我給你剝奪了！你本來是有世界上所有幸福與快樂的人，可是你愛了我，愛了這箇不貞節的我，你的地位便同我一樣地卑賤了！你的一切消失了！

恐怕還有許多別人對我們的輕視和侮辱你還不曉得吧？而尤其對我！雪哥，我真不能受了！倘使在以前我到不在乎。可是，雪哥，現在的我是你的了！世界上有我，你就永遠得不到幸福，雪哥，我能這樣地愛你下去麼？雪哥啊？我怎麼辦呢？雪哥，我走了！我走了之後，倘使你的幸福重回之日，即就是我愛你成功之時。可是你不要爲我作想，我，你相信吧，我的靈魂是永久被你救了！前途是怎樣我雖還不曉得。雪哥，你記住，我的靈魂在我走的時候放在這信裏永久交給你！

我想書局裏四十元，皮子再賣八元，一共四十八元除了還債之外可夠你

回家的路費了。你回家去好好地敬愛父母，使他們同以前一樣地歡喜你，將來你仔細地選擇好女子做你終身的伴侶。像我這樣女子，你再多些情，世界上人是不許你給我的！你是真愛我，我是真愛你。但社會上禁止我們了！我們只望到來世吧！這有什麼辦法？不過，我的靈魂是永久交給你，他們又能怎麼禁止呢？我想我終算是勝利了！

我這箇計畫早就預備了，可是我們一直窮著，等到今天你有錢可回家了，所以我毅然實行！雪哥，你切莫悲傷，你好好地回家去吧！你也不要找我了，你放心，我是不會再墮落的，我自身的辦法，也不忍向你說了，總之，雪哥，你記著，被你救出地獄的不僅是我的身子！

雪哥啊，你永久吻著下面的名字吧！

你的素霞

在這箇孤寂的樓上，這晚上再聽不見別的聲音了，除了那沉重的倒地聲，

---

上 樓 的 寂 孤

---

和一聲長叫。

一九二九·一·十二·夜十時在上海

西愛咸斯路一箇樓上。

——全書完——



